



康

濟

錄

上  
冊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554.8

分類號 ~~548.2~~ 434

登錄號 ~~9840~~ (1)

MG  
D691  
32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濟

錄

上  
冊

中央政治學校總務處印刷所印



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二 史部政書類二

欽定康濟錄六卷

乾隆四年

御定初仁和監生陸曾禹作救飢譜吏科給事中倪國璉爲檢擇精要釐爲四卷會

詔翰林科道輪奏經史講義國璉因恭錄進

呈

皇上嘉其有裨於實用

命內直諸臣刪潤其詞削冗頒布因

錫今名其書凡分四門一曰前代救援之典所錄故實上

起唐虞下及元明案朝代先後編次二曰先事之政分子目六三曰臨事之政分

子目二十四曰事後之政分子目六又附錄者四事皆先引古事後系論斷案金

穰木飢天道恆然堯水湯旱聖朝不免其挽回氣數則在於人事之修舉周禮荒政十有二多主於省事以節財蓋預備之道已散見於各職故也我

皇上宵衣旰食軫念民依或歲星偶珍禾麥不登

賜蠲貸者動輒數十百萬

賜賑卹者亦動輒數十百萬卽遇貪墨敗度借拯災以蝕帑者尙恐封疆大吏因噎廢餐杜侵冒之風或靳撫綏之費

綸音宣諭至再至三含識之倫罔弗共喻

仁宏博濟實邁唐虞是以國璉是編特邀

睿賞臣等校錄之下仰見

勤求民瘼之心與

俯察邇言之意均迴軼千古也

# 康濟錄目錄

卷一 前代救援之典

卷二 先事之政子目六

教農桑 講水利

建社會

嚴保甲 奏截留

稽常平

卷三上 臨事之政子目十

急祈禱 求才能

命條陳

先審戶 借國帑

理囚繫

禁遏糶 發積儲

不抑價

開粥廠

卷三下 臨事之政子目十

安流民 勸富豪

乞蠲賑

康濟錄目錄

興工作 育嬰兒 視存亡

弭盜賊 甘專擅 撲蝗蝻

貸牛種

卷四上 事後之政子目六

贖難賣 憐初泰 必賞罰

籌匱乏 尙節儉 敦風俗

卷四下 附錄四種

摘要備觀 賑粥須知

捕蝗必覽 社倉條約

# 康濟錄

## 卷一

### 前代救援之典

總敘 聖賢之治天下豈不欲斯民含哺鼓腹日遊于太和之世哉無如水旱之災堯湯不殛使無良策以處之致民有饑餒之憂流離之患如保之懷肯愒然乎於是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荒政從之而出矣是非譜而何夫古有治譜欲其前後相師以修其政令何獨至于救飢而不以前人爲譜哉爰集聖賢之言行已昭救濟之謀猷者或總列於前或分陳於後果能倣而行之惠我元元如登大有是譜也不爲有脚之陽春力可回天者耶常日在焉蒼生幸矣

唐 堯之爲君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

謹案 三稱我字是聖人以全副精神注之一肩任來之意四海雖大若以我之爲君有一民爲飢寒所困而陷於法網者非我之教養有虧歟故朝乾夕惕澤潤生民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也

虞 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謹案 大舜認定民是吾之民愠必爲之解財必爲之阜方遂其惠養元元之意肯令凶年飢歲流離失所而不急爲軫恤哉

商 湯因早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謹案 湯在位三十祀而遇大旱之年共有七民無菜色者要非無備而能然也禱之尙如是之切上蒼有不爲之感動哉是六事之責不可少而九年之蓄尤不可缺也

周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

穀二十倍

最聚也

謹案 穀不積不足以救飢令不嚴不足以懼民嚴令積穀聖王權變之道也卽豫備不虞之典也尙父不云乎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安不忘危敬勝之事也故雖禾黍油油必令倉箱盈足誠以豐年多蓄則饑饉可無虞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註云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以戒成王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千萬世人主之準則也

孔子自魯適齊時齊旱飢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除禱以玉帛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謹案 時當饑饉若不節一人之用度救萬姓之流離天命民暑之際豈不大可畏

耶故夫子以此告之使景公急以救民爲事也

易經益卦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

大全云恩由上究非僅一切轉移之術始爲益之名者也要在制民常產之外若山林川澤之利損以與民貨稅田租之類量加蠲免如是益下而民有不欣欣然盡發愛戴之心者歟

書經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謹案 舜之民曷嘗阻於飢哉然舜以黎民非百穀不能生其身非后稷莫能教其耕故必饗饗戒勉益見聖主賢臣安不忘危豫備不虞之意耳

詩經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子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宋 董煟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說謂慰安人心然山川禱祀從古有之可見古人憂畏之切至七章言靡人不周無不能止非當時有實惠及于民安能如是

春秋魯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公憂閔元服  
避舍躬節儉紉女謁輟樂休工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慘毒之政所蠲浮令  
四十五事放讒佞鄙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伋等九人率羣臣禱于山  
川天卽爲之大雨

謹案 天以水旱困人正欲長民者之惠愛蒼生耳苟能遇災而懼恤民之瘼更新  
善政天將消其災而錫之福矣從古天人相感之理如響應聲夫豈獨僖公一事哉  
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  
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謹案 無三年之蓄尙非其國後之各省其所蓄不知有幾隋唐行之而有效紫陽  
施之而見功者社倉也庶幾乎其得之歟夫粟旣積之於京師復徧之於天下倉箱  
足而藏積豐小民將擊壤而歌矣聖人所以能樂民之樂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財貨種食也二曰薄征輕賦稅也三曰緩刑省刑罰也四曰弛

力息徭五曰舍禁山澤無禁也六曰去幾去關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七曰眚禮殺吉禮也八曰殺哀節凶禮也九月蕃樂

謂閉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多昏配則男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也十二曰除盜賊安良民也大司徒以保

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謹案 語云三代而上有荒歲而無荒民其所以無荒民者必上之人有以豫備故

也彼富者尙欲安之况老幼貧窮疾病之類有不在其懷保之中耶嗟夫政之不可

偏廢如人身之脈絡不可一經不治致令其受病也世之爲政者果能視此而無愧

焉康阜之休旁敷四海矣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

不升謂之大禳大禳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

禱而不祀嗛同歉不滿之意也

明 邱濬曰君食不兼味以下卽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譬如父母焉其

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梁于心安乎

齊 糴賤桓公恐五穀之歸於諸侯欲爲百姓藏之間於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爲困京以藏穀

謹案 桓公之慮固深管子之智更美倫不賞一二人以風衆人其誰我從此所謂藏富于民而君不致獨貧者也曷嘗盡斂于太倉之內哉夫國無三年之蓄者國非其國然則交相致益而後富強可甲于天下

周 惠王十七年十二月衛文公立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謹案 治國不可以縱欲守位貴從乎民好膺民社者治本是圖躬行節儉則恩膏沛于萬姓菽粟足于倉箱矣懿公好鶴而文公能勤民布政不數年間國以富厚民用和輯人主好惡之閒不可不慎也如此

周 敬王四十年夏五月癸酉守心宿名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

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  
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謹案 觀景公之言蓋不專爲一身而憂之矣相是股肱民爲邦本此數語何嘗有  
意格天而天則爲之格矣可見天人感應之理原在乎呼吸間子韋知其理而候之  
果徙三度仁哉景公智哉子韋也

魏 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  
譬如治焉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賦稅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  
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附是兩匱之勢也

謹案 理勢明則言辭達文侯之論增賦不事支流旁幹直能探本窮源賀者應慚  
僞者宜懼君子知此民困必蘇非社稷之福哉

李惺爲魏文侯作平糶法曰糶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

熟糶一下熟糶一使民通足價平而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斂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以糶于民故雖遇水旱饑饉糶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日益富強

謹案 收糶于豐熟之時出糶于荒歉之日務必平價而止民農皆不令傷非法之出于萬全耶有何水旱之足慮嘉謀若此食祿何慚在位者鑒此類推廣其仁術不負敦本愛民之君子矣

漢 文帝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阨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謹案 文帝以草木羣生之樂其樂因念吾民窮困之顛連廣其仁術賑貸並行是陽春之所不及者文帝得而及之矣否則枯木有時暢茂窮簷赤子樂歲終身苦是草木之弗若不亦深可歎乎撫黎元者能觸景念民勿忘先王對時育物之懷則太和元氣長流行于宇宙中矣

文帝癸酉十二年晁錯上言曰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

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人粟于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謹案 自古以民飢而擾天下者不一而足未聞無珠玉而擾其國者也錯勸其君賤珠玉寶五穀足國之本務其在是乎所以稱智囊也

景帝後元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事有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謹案 此詔專重農桑委其責于太守致治之方莫若此矣况又令丞相不時奏聞此大法小廉民安物阜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皆以賢君稱也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謹案 仲舒以承流宣化責成郡守縣令此真握要之言大吏貴而不切散官疎而

無權惟府縣官有守土之專政令聲教易與相通未俗頽風力能振作劉向素稱董

仲舒有王佐之才者以其論事切中機要而立意本于正大也

武帝政和四年四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一畝三吠

吠者田中之溝也廣一尺深一尺

歲

代處

代易也歲易其處

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耐風與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

得穀多民皆便之

謹案 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從古教稼任地各有便宜以盡輔相裁成之責

武帝爲民治農事必使良才賢牧講求于隴畝之間以人工代天巧神明變化總期

便民而不敢逸于圖治休哉盛業其漢治之隆歟

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見蠻方飢餒困厄均與諸將議曰夫忠

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制告諭羣蠻而降之蠻地遂平均未至先自  
勃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迺賜以金帛

謹案 天災可畏飢饉蠻方設或再加困鬪血刃者固多僵仆者要亦不少豈好生  
之心哉監軍矯制而諭之降既得上國之體且服小醜之心以仁布德以智全仁宜  
乎上之獎賞矣後之銜命闖外者其將以此爲法乎

明帝永平三年大起北宮時天大旱尙書僕射鍾離意謁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  
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甯宜且罷止  
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澍雨

謹案 蒼蒼者天耶孰謂理居元渺一時無以格之哉當時勞民傷財人心不安而  
天意示警僕射免冠切諫上卽罷役時雨降而禾稼生可見風雨之調和原在人心  
之喜豫蓋心和而氣和氣和而陰陽交泰矣王政本符乎情理天心總寄于民心信  
哉

和帝元永五年遣使分行三十餘郡凡貧民之不能自食者悉開倉賑給

謹案 和帝年十四五能恤貧民能除竇憲亦云賢矣第天性聰明不如聖學日躋深遂執謂師保翼助之功迂闊而不可近哉

安帝時皇太后鄧氏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危故雖有水旱交侵宇內復甯歲仍豐稔是勤政之效也

謹案 民不賴君何能活于凶歲君不得民何以享其太平此君民一體之意也假如手足有病而心腹獨能舒泰乎皇太后達旦不寐以救飢民世稱賢后良有以也桓帝永壽二年春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軸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化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肌故食爲至急也

謹案 古之帝王每求直言時開言路民情得以上達使閭閻疾苦無時不昭揭于九重是以政令所布深愜民懷惠澤所流且罔百世而嘉謀嘉猷并藉以垂先於千載耳

吳 孫權赤烏三年民飢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謹案 國之賴民猶魚之藉水魚無水則不生國無民則難與治三國之主強半稱雄肯置其蒼生于溝壑哉但遣使之中又貴擇人必得公平廉幹精明寬厚之臣而後可蓋百萬生民之命懸于一人之手豈云細事細閱其史一無所貶亦曰知人

北魏 高宗和平四年十月以定相二州霰霜殺稼免民田租◎承明元年八月以長安二蠶多死免民賦之半

謹案 稼與蠶小民養生之本也苟於此而無所得衣食已虧催科再急不迫人于盜藪也鮮矣今魏不特因霜害稼而免其田租且緣蠶息無收而蠲其半賦恩何溥也仁哉斯制矣

高祖太和二十年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於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宗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沾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免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其言卽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謹案 君心卽是天心君能以萬民爲心天未有不以一人爲念者也民未飢而君已飢天肯負愛民之君乎此魏高祖輟膳三日而時雨降可見感通之理原在君心君之愛民正所以愛身天之愛君原欲其愛民天也君也民也分之則有三合之則一體理本相通道無二致敬天勤民者所當三復斯旨

城陽王徽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羣守爾尙開倉救民災况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孝明嘉之加安北將軍

謹案 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備位大藩而不知爲朝廷旬宣布化子惠黎元忝厥職也甚矣觀安北將軍之明斷先給後表一轉移間深合古名臣愛護百姓之至意後之君子可勿鑒諸

宋 文帝元嘉十二年吳郡大水錢唐升米三百以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兼散騎常侍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演之開倉廩賑飢民凡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者悉判遣之百姓蒙賴

謹案 美哉元嘉之政可見稱于天下後世者蓋由饑饉之年令臣便宜從事無一人之不被其澤也民當枵腹離散之際誰不思邀惠于朝廷以生其骨肉倘巡行拯恤者惠此而失彼有始而無終民受虛名仍無實濟何煩此使爲哉演之得便宜之權免掣肘之患小者不遺于黃口壯者可釋于囹圄尙有淚如淫雨並垂于空釜羈衣之上歟古云上有便宜之令下無專擅之臣信哉此言也

唐 元宗開元十五年八月制曰河北州縣水災尤甚言念蒸民何以自給朕當與

思有勞旰昃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令所司量支東都租米二十萬石賑給◎二十二  
年十一月敕曰百姓屢空朕孰與足言念于此良所疚懷又聞京畿及關輔有損田百  
姓等屬頻年不稔久乏糧儲雖今歲薄收未免辛苦宜從蠲省勿用虛弊至如州縣不  
急之務差科徭役并積久欠負等一切並停其今年租入等已下特宜放免地稅受田  
一頃已下者亦宜放免

謹案 開元之政大有可觀卽此二詔憂勤寬大之意露于言表此時也宮廷肅穆  
輔理承化者多稱賢佐是以有災卽得上聞遇荒卽行補救委曲詳盡有實惠而無  
虛名總之賤貨尊賢去蔽去吝四者古昔聖賢所爲翼翼小心守之而勿失者也豈  
獨爲荒政云爾哉實萬世致治之常道也

郭子儀因河中軍士常苦乏食乃自耕荒田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  
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謹案 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隔日之糧及季年有十年之

積汾陽之在河中身體而力行之上不致吾君憂國帑之無輸下不苦吾民有助餉之拮据一事舉而愛及于君民非賢將而能若是乎

德宗賑給種子詔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饉愁怨無繆有離去井疆業於庸保有乞丐途路困於死亡鄉閭依然烟火斷絕種餉既乏農耕不興若東作僦期西成何望爲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甯俟盈豐罄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賜種子二萬石同華州各賜三千石陝虢兩州賜四千石委州長吏卽與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石京兆尹卽差官逐便搬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孀目下不濟者令均給全活流庸

謹案 制云東作愆時西成何望知此而有不錫之以種乎於是流離者可以歸鄉徬徨者可以止懼窮民而無告者可以生全雖曰衰草荒田不日而見青禾之盈目

矣

德宗時諸州大水陸贄請賑帝曰淮西缺賦不宜賑贄曰甯人負我無我負人

謹案 陸贄精白一心忠臣愛國凡所敷陳總以布達君上鴻恩體恤閭閻窮困爲主所爲行益道以事君者也故稱千古名臣之最

憲宗元和間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

謹案 憲宗儉于宮中厚于百姓且欲令羣臣悉體此意仁哉聖心抑何自奉廉而施恩溥也從古奢靡之主恩賞雖濫而于百姓無關由其內蔽于欲而于兆庶始屯其膏耳故致治之道先以清靜根本之地爲主

文宗開成四年七月丙午滄景節度使劉約奏請義倉粟賑遭水百姓詔曰本置義倉只防水旱先給後奏敕有明文劉約所奏已爲遲晚宜速賑恤

謹案 文宗實乃勵精求治之主所以聞百姓之災傷咎節度之不能先給耳後之

良有司蓋深明乎救災拯患之不可少緩所以干擅發廩之愆不避同事之譏一切爲己利身之想毫忽不介于心一朝出粟億兆得生其慈仁智勇詎不足以昭示後人也耶

後周 太祖廣順三年春正月或言營田有磽确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太祖曰利在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於是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謹案 惠在一時名垂千載于周太祖見之矣彼時若鬻田與民斂錢在國國亦未必因是而強而已非損上益下之誼是故牧民者貴知立國之本圖而不必斤斤焉講求于功利則善矣

世宗顯德五年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田器蠶婦等置之殿廷欲均田面租稅先以元貞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行諸州均定田租

謹案 世宗非五代之聖主耶明達不下于唐太宗愛養彷彿乎漢文帝殿廷刻木

而重農桑諸道頒圖而均田賦在上者知儲蓄之當先得安不忘危之要道在下者明耕耘之宜急有未雨綢繆之至計非仁政歟

顯德六年淮南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母不爲解者安在其必償也

謹案 世宗以仁愛之心發而爲矜民之語大哉王言被之當時而恩意浹于人心垂之簡冊而仁政昭于後世君民一體之理深切而著明矣願致治者之日鑒在茲也

宋 太祖乾德元年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之旱甚者蠲其租不俟報

宋 董煟曰民之災傷至易曉也今州縣或遇水旱兩次差官檢覆使生民先被騷擾之苦然後量減租數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爲法

真宗咸平二年春閏三月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

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

謹案 治天下者果能以朱台符之言而力行之立見和清太平可奏故爲政而得其要者若烟微而火熾冰渙而水通無往而不得民安物阜之盛也

張詠知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牛齒日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粟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如原價糴之奏爲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餒色

謹案 收穀粟代銀錢至春仍依原價糴與窮民此權宜通變之至計也要其心無刻不以蒼生爲念故能隨時處置各適乎事勢之當然而民舉受其實惠耳自詠守蜀而朝廷無西顧憂誠哉是言矣

祥符六年秋七月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發明云治國之道莫大于革弊政而恤民瘼真宗禁內臣干預公事除農器稅皆治

國之善政也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鍾離瑾爲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爲瘞埋其經水倉庫營壁亟修完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爲給遺防監亡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備邊事機民閒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宋 董煟曰祖宗救災非特旱傷禱祈蠲減而已有水患卒然而至漂蕩民廬浸淫官廩其賑恤經營之方尤爲詳悉真可端拜爲矜式也

仁宗慶歷元年十一月以京師穀價踴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以濟民

謹案 減價出糶其法最善在官無損在民有益但所發不多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又何益哉今以百萬石濟之不重米而重民知米由民出得反本還原之道窮民得食歡呼有不格上蒼而召和氣致豐年哉

仁宗每見天下有秦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北蝗澇時霸州汝水縣不依編敕告示災傷百姓狀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爲言上曰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爲親民民無災傷尙當存恤况有災傷而不爲受理豈有心於恤民乎自判官知縣司戶主簿罰銅各有差等上謂左右曰所以必行罰者欲天下官吏使知朝廷恤民之意

謹案 昔人云諒輔爲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發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古之良吏爲民心切竟至於此今霸州諸吏蠹病民惟銅是罰當時朝廷雖寬其責千載而下議者孰肯恕其草菅民命之愆乎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各城門相近之寺院共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

謹案 飢年富家糶米待價故爾躑躅貴今官米減價出糶自不得不爭先出米而賤賣然非循環糶彼知官米有限仍弗賤也

吳遵路既俵米與民又令採芻薪出官錢收買向常平倉糶米歸養老稚計買柴共一十二萬束比至嚴冬雨雪市無柴薪卽依原價令其買去發賣官不傷財民再獲利

謹案 出官錢收柴草旣不令彼苦於難賣寒冬仍令販去又得趁錢一小事而令民兩番獲利非救荒之奇策而何

齊州飢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晁補之請粟於朝得萬斛爲流者給舍次具器用人旣集則日給糜粥藥物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原以葬無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妬其功欲有以撓之旣至境按事乃更歎服

明 陳龍正曰男女異墟禮行於亡魂矣心之精微至此此使者見而感服蓋仁政之動人有以化其偏私而發其天良也

蘇耆陝西轉運司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東京轉運司亦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

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謹案 民之竟日而不可無者食也至數日則死矣手握生民之權坐視而不救仁者適如是乎蘇者深明春秋之義情甘自罪不累同僚識力擔當獨超千古豈庸愚之有司所可及哉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謹案 民可救而恩未逮心雖切而事不奮雖有仁心而不繼以仁政終未有以溥朝廷之德澤也許尹決水溉田願甘自罪有猷有爲非良牧而何

神宗熙寧七年夏四月大旱帝語翰林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

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弊會鄭俠繪所見爲圖上之於帝閱後竟夕不寢遂慨行之詔出人情大悅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謹案 昔范鎮云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憂愁無聊之歎上薄天地之和耳故新法

一罷民心悅而天道應時雨立沛凡君臨天下者可不以民情而感通天意耶

吳越大旱時趙抃知越州當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有幾鄉當廩於官者有幾何溝防興築可饑民使治之者有幾所庫錢倉米可發者有幾許富家可募出粟者有幾姓僧道士所食之羨餘書於籍者其幾有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時得粟四萬八千餘石自十月朔人日給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相蹂也使男女異日受粟人受兩日之糧憂其流亡也城市鄉村立給粟之所共五十七處使各以便而受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出官米平價而糴糴所共一十八鋪使糴者便於受粟給工食大修城池病者醫死者埋收棄兒廩窮人至五月而止事有未便者公一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輒行事無巨細必躬親之民賴以生

舊評云其施雖在於越中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災  
珍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之計者則有  
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故采於越得所施行樂爲之識

徐甯孫賑濟飢人其策有三第一策本州縣當職官盡實抄劄果係孤老殘疾并貧乏  
不能自食者大人小兒籍定姓名數目將義倉米逐鄉逐鎮逐坊逐巷分散賑濟處處  
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三人如無上戶士人處則請耆老忠厚者置冊收支給散關子每  
五日一次併而給之大人日給一升小兒減半凡州縣市鎮鄉村並令同日同時支散  
以革重慶冒請之弊乞丐等人亦同日同時別作一處支給米不得混入飢民賑給第  
二策糶賣米麥本濟窮民奈有在市牙儉與有力滑徒令匪人假爲窮民裝飾冒糶冒  
支且又串同斛手單賣與奸詭相知之輩不及村落無食之民卽有糶得窮民已是將  
畢之際強半糶穀糠粃弊竇無窮遂令本州縣立賞錢一百貫令人舉首務要及於鄉  
民無許冒濫其第三策賑濟當支散日用五色旗分爲五處每處分差指使二員吏二

名抄劄飢民每一名給與牌子并小色旗候支散又數前來賑濟散了一旗再散一旗不許亂赴請所蓋事貴循序不得併在一處挨擠喧鬧

謹案 此三策皆救荒之要則缺一不可不然飢民不得實惠者有之滑吏奸民而倍得者有之因賑給而擠踏至死者有之熟此則人事既多克全何患天災之忽降也

元祐初河東京東淮南災傷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賑恤有五術一曰施與得實二曰移粟就民三曰隨厚薄施散四曰擇用官吏五曰告諭免納夏秋二稅上嘉納之

謹案 五事得行民在堯湯之世矣雖災而不受災之害非蒼生之幸歟不知蒼生之幸卽國家之福不可二視

蘇軾知杭州時值大旱飢疫并作軾請於朝蠲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度僧牒百張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荒之苦

謹案 蘇軾之有益於杭也最稱久遠築堤引水利濟民田至今猶多賴之蓋不獨

救荒一事之請蠲減糶也從古名賢人則虔共爾位曲體君心出則利濟蒼生爲國  
霖雨固非僅恃文辭末技鋪張揚厲以千名譽已耳繼軾而爲刺史者其無務爲文  
章以與軾相較優劣然後可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繒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給事中范  
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待哺以脫朝夕之  
急奏災雖少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敢言者矣

謹案 知明處當然後可以論國家大體祖禹賢臣也洞悉民情因申說奏災之不  
可罪言簡而理勢盡該正足以濟其封還奏章之力

高宗紹興中詔拯濟原爲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  
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

明 陳龍正曰守令之賑城市遺鄉村豈非身在城市據所見忘所不見耶夫窮民  
惟鄉村最多以彼蠢愚無知或生平畏見官長忍餓不敢出或事歸里正保長任爲

欺瞞或保正胥吏勒索使費強匿戶口種種情弊百出不窮此處正宜盡心查察可聽其遺漏而一任窮民之無告哉

孝宗純熙九年七月以江西常平義倉及椿管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賑糶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朱熹以備賑糶詔發所儲利糶米百四十萬石補純熙八年賑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椿管九月以錢引十萬緡賜瀘州備賑糶◎十一年六月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之闕

謹案 小民得分釐之惠感激已殷况在飢年其欣幸也莫可言狀又况賑糶賑濟行之不倦更日有所得哉故南渡之賢君當推孝宗爲第一

浙東大飢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既拜命卽移書他郡廣募米商蠲其稅及至商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已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賚以行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惶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

◎朱子又嘗言於上曰臣嘗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謂熙甯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謹案 愛民之政身不力行知之無益行之不早救之無益所以朱子一聞上命卽刻力行招商訪困不辭獨歷深山以生餓殍使州縣聞之無不惶懼奉行是一人之所活有限而諸吏之救人無窮矣非賢者而能之乎朱子文章不可及其政事乃如此此其忠君愛民之心曷嘗有須臾之間哉

楊仲元調宛邱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此狹吏導目而然仲元入白曰野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狹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得免稅

謹案 愛民之人當此一邑流離之日恨不能奮身以救故見親民之官惟以宴飲爲樂而不計及民瘼一腔慈惠之心不得不激爲直懇之語矣凡諸守令所當廣厥聰明不蔽于近始可與言爲政之道

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詔停燕河南北山東租賦

發明云世祖因御右臺臣之言詔停燕南等路租賦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  
中是亦可謂惠愛乎斯世斯民者矣

至元二十二年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令汝等安百姓  
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

謹案 帝王家能有一人以百姓爲念者則四海盡受其福矣况太子哉羨餘之獻  
皆民脂民膏加派苛征而來者也聚斂之臣聞此言也亦可以知所警矣

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丁丑尙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  
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  
謹案 急于救民者有不待再計而決也使稍有所吝或令檢踏或令移民必有無  
限躊躇之事矣總之惟明惟斷乃能推實惠以子民

成宗大德七年詔比歲不登賑飢乏蠲差稅貸積逋近聞百姓困乏者尙衆今內郡會  
經賑濟人戶其大德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飢民流移他所多方存恤從便居住如

貧乏不能自給者量與賑給口糧被災處所有好義之家能出己財周給貧者實乏具實以聞量加旌用

謹案 不登之歲蠲賑之外窮黎賴富室以得生富民因濟困以榮身亦荒政權宜之一法也

大德十一年江浙飢中書省臣言杭州一郡歲以造酒糜米二十八萬石禁之便

謹案 以必需之物置之可省之途者以米作酒是也無酒人不害無米人不生禁之便

武宗至大二年詔被災曾經賑濟百姓至大二年腹裏江淮夏稅並行蠲免至大二年正月以來民間逋欠差稅謂程照勦並行蠲免◎三年十月詔大都上都中都比之他郡供給繁擾與免至大三年秋稅其餘去處今歲被災人戶曾經體復依上蠲免已徵者准下年數

謹案 蠲之爲言惠民之政也然亦貴及時否則追呼早迫杼軸已空恩詔來自九

重而國課已納于百室此際上有隆恩下無實惠中間吏胥有私飽其囊橐而已奉  
宣德意者所當實心力剔弊釐奸爲要

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申書省臣言今當春首耕作之時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  
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勸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水  
旱盜賊等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踏踐  
田畝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謹案 蒼生愚賤全恃朝廷之輕綸以安果如是之經理咸宜施無不當則民自享  
豐盈之福矣撫民者所當條列其事而行之庶無負司牧之責

明 太祖吳元年六月不雨上日減膳素食羣臣請後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  
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  
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下令免今年田租

謹案 太祖以蠲租爲寬民之力以民心爲天心是窮源而得本矣尙肯困民而拂

天平有明數百年開國規模最稱寬厚于此亦可得其一二

洪武初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萬餘石知府費震卽日發倉令民受粟自

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

謹案 民之爲盜多迫于無可如何耳有司已得其情自宜及早招來予以自新之路仍爲治世良民但救之貴早遲則積惡多而不可屈國法以徇民救之貴有權力否則適以餌盜而奸民易肆其詐譎此一等處置非精明強幹而又能保惠黎元者皆不足以語此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卽令天下有司自今凡遇飢歲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謹案 飢民之待食如烈火之焚身救之者刻不可緩卽以一日試之亦無不驗使  
必待往返而後發粟賑濟生者尙可邀恩死者焉能復活太祖命先貸後聞四字之  
中仁心仁政悉包羅無遺矣

成祖永樂十年敕戶部朕爲天下主所務在安民而已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而  
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此亦朕任匪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  
郡縣及朝廷所遣官自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十一年正月上謂通政司曰朕令  
來朝有司言明利病率云田穀豐稔比聞山西民乃食樹皮草根自今悉記之境內災  
傷已不自言他人言者必罪

謹案 守土之人往往不肯以災傷報者意欲處於賢人君子之列以爲我能愛民  
而天災不至殊不知匿災不達遲誤之愆正大成祖深明其事非寧哲之主乎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過鄒縣民大飢競拾草實爲食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  
民舍見男女衣皆百結竈悉傾頽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願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

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災荒處已經奏免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尙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且與六斗毋懼擅發予見皇上當自奏也至京果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皆朕之赤子哉

謹案 太子之過鄒也始以民隱不上聞爲可歎繼責執中身爲民牧絕不動心爲可恨三言飢民與死爲鄰猶語秋糧爲可笑心切愛民語皆循序堯舜之仁不過如此後永樂復以麥舟爲喻父子一心善人是則國祚之永宜矣

仁宗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過何似對曰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糧如故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併罷官買士奇對曰當令戶工二部知之上曰救民之窘當如拯溺救焚慮國用不足者多有不決之意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草詔于西角樓遣使齎行上顧士奇

曰今可語二部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里其間未必盡荒無收亦宜別之庶不濫恩上曰  
恤民無妨過厚爲天下主豈與民寸寸計較耶

謹案 仁宗此詔莫言蠲租卽此一番婉轉深心亦不易觀令人見之感德於數百  
年之後而况身逢其世乎合宏廣大直與天地同符

宣宗宣德九年正月巡撫周忱奏內有云臣將各府秋糧查其數內有北軍京職俸米  
一百萬石該運南京各衛上倉聽候支給計其船腳耗費每石須用六斗方得一石到  
倉臣嘗奏乞將前項俸米一百萬石于各府存收着令北京軍職家屬就來關支可省  
船腳耗米六十萬石又免小民搬運之勞荷蒙聖恩准行遂得省剩耗米六十萬石欲  
於蘇松常三府所屬縣分之各設濟農倉一所收藏前項耗米後遇青黃不接車水種  
田之時人民缺食者支給賑濟奉旨准行小民俱有賴焉

謹案 位鎮封疆原非凡品此時若不救濟蒼生上紓君父之憂以爲本固邦安之  
計豈不有辜屏翰撫綏之職乎今奏減六十萬石以惠窮黎大臣經濟於此始稱無

愧

世宗嘉靖八年山西大飢參政王尙綱上救荒八議一曰愍饑饉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祭瘞消釋厲氣三曰救貧民乞支散庾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斂乞截留住徵以俟豐年五曰信告令乞勸分菽粟六曰推糴買乞令無閉遏七曰謹預備乞申舊例措處蓋藏勿使廩庾空虛八曰恤流亡乞所過州縣加意存恤勿使羣聚思亂戶部覆議行之

謹案 嘉靖繼續之後連歲飢荒其所以安輯者諸臣匡救之力耳王參政八議與林僉事同在一時誠皆一路之福星也

嘉靖三十二年程文德疏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持議未見歸一臣謂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於近莫不便於拘宜各遣行人資詔宣諭令各州縣自爲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許就本地上納卽粟麥黍菽凡可救飢皆得輸於倉庫計值請劑受官仍登計

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憑黜陟卽撫按守巡賢否亦以是稽之制可

謹案 時當儉歲人肯以便宜請則民之全活者多矣何也救荒貴速而惡遲文德所言凡可以救民之飢者皆得上納是收涓滴之清流而沛恩膏於涸轍矣飢者不飢流者不流非若寒谷之回春歟

康  
濟  
錄  
卷一  
救援之典

# 康濟錄

## 卷二

### 先事之政計有六

先事論曰哲后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蓋雖時際豐熙歲書大有而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宵旰勿違凡夫滋茂衣食便安黎民之道至大至詳有舉無廢由是萬方乂安坐臻上理當是時也時有飢荒國無歉乏補偏救弊之術無所事諸後世耕者日少戶口日繁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天災偶行民情遽迫非長民者早爲之所則設施無序緩急無倫何以慰九重廬念之懷措萬姓安全之地乎用集歷代探本之治條爲先事六則敬備廟廊採擇之端賢吏仁民之法古政具在神明通變動遵乎古而仍不泥乎古自在道國愛民者之善爲潤澤也已

一教農桑以免凍餒

月令

漢景帝

唐劉思立

後唐天成勅

張詠知鄂州

元至元詔

齊管子

張璠

五代梁乾化勅

宋太宗諭

江翔令魯山

明太祖諭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謹案 民之大事端在農桑上以備宗廟之粢盛下以致民生之蕃庶所謂和協輯睦財用蕃殖悉於是乎興焉其爲典甚鉅而布之政令尤不可不亟爲經綸也自古聖王祈穀以勤民耕藉以敬天宮廟之中后妃肅理蠶桑虔奉祭祀如此由是有及時勸課之令俾草野農人得先時整飭器具合天道以盡人功德至溥也意至深也所以啟龐純固民和而天錫之福蓋恪勤乎子惠黎元之本計無時而敢有怠心生於其間也

齊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謹案 從古賢臣致治之才莫如管仲觀其相齊設施經緯真足輔相天地之宜所以桓公之時最稱盛富似此雄材宜乎專力山海之間以充實百姓乃今其言如是是蓋洞明鹽之利總非本富泉貨之用亦有窮時莫如使兆民之衆舉知天地自然之利而盡力於南畝則飢寒勿及其身天良愈培純厚禮節之大由富庶而自入範

園榮辱所關處豐亨而每多顧惜國之綱維胥立於是矣非爲政之急務而足民之要圖也哉

漢景帝勸農桑詔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謹案金玉雖貴無益於人之溫飽米粟雖賤有關乎人之身家以身家較珠玉則米粟之不可不寶審矣故文帝之勸農桑重在有司景帝之勸農桑勿貴珠玉皆得致治之本所以文景之世天下豐盈百姓皆敬崇孝弟砥礪廉隅治幾刑措化洽羣生道國之本務得也

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至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謹案富民而不令致力於農田使野多曠土民安情逸有利亦非長久之策也良

有司深明乎此則有隙地卽有良田蓋其經營所到無非實在爲民之妙用勸導所感自多歡欣鼓舞之精神其草野謳吟之意有動於不自知者張太守特開八千頃之稻田使民向往於其間人有不富而家有不足者哉何處無田何郡無守能以張公爲法民樂何如

唐 高宗時河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待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旣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

謹案 自古未有人無衣食而國能太平者也故愛國必先愛民卽賑給之使尙不致遺恐妨蠶麥而肯擅用其力役哉此唐之初世衣食足而民心固雖有賊臣擾國不致喪危得固本之道耳治國者於蠶忙農務之時可不深爲體恤以裕其衣食之源耶

五代梁 太祖乾化元年二月勅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

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諭百姓備淫雨之患

謹案 無知之小民烏能測上天之水旱司天監既有明占理宜諭衆使知所備雖

未悉當要亦不遠總賴後之治民者得思患預防之道時時敬體天心不使一毫怠

忽斯爲上策

後唐 明宗天成二年勅訪聞京城坊市軍營有殺牛賣肉者仰府縣軍巡嚴加糾察

如得所犯人準條科斷如是死牛卽令貨賣其肉筋不得過五文鄉村死牛但報本村

節級然後準例納皮天下州縣準此處分

謹案 事能細心揆度自能永遠遵行如肉令賤賣則殺牛者必寡報官方許開割

納皮則偷宰者必無有犯者若再許人告首卽以此牛賞之誠得禁宰耕牛之善法

矣

宋 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旣登併功紡績而繪布不及其身田

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將如之何

謹案 知稼穡之艱難者須厚恤耕耘之勞苦也否則知之亦無益今太宗慮遭凶歲早籩畫得未雨綢繆之道矣然不薄其賦寬其役緩其征則俯仰無資小民不能盡力於南畝三年之蓄不可得何由成郅隆之治哉

張詠知鄂州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本地桑已成絹歲至百萬疋民殷以富

謹案 實心爲民者任勞任怨在所不計如張公之方命去茶也民心豈能無怨後桑成而利溥不致失業農桑惠人非固本之君子歟

江翔建安人爲汝州魯山令邑多苦旱乃自建安取旱稻種耐旱而繁實且可久蓄高

原種之歲歲足食

種法大率如種麥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於三即秀矣

謹案 土有高下燥溼之分父母斯民者原貴有以教之也如宋真宗因江淮兩浙早荒命取福建占城稻而種之者避旱荒也程珦因沛縣大雨募富民之豆而布之者救水災也汜勝之云稗旣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何不擇其稔長而粒大者種之

水旱皆可避也魯山令能立法救荒於茲數者可無愧矣

元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牌櫪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規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於門候改過除之不改則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曠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得水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棗二十本雜種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其數以生成爲率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各社種苜蓿以防飢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牧鵝鴨蒔蓮藕菱芡蒲葦以助衣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

謹案 農桑令當以此爲第一詳而到備而切人有怠惰者衆勵之土有不宜者別樹之民有不足者官給之極裁成輔相之道也何以後之理財者但知爲己而不知

爲民識者能不爲之遐思良吏廣孚聖澤於九有耶

明 太祖初渡江時卽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年兵擾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繁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療務以時蓄洩毋負委託

謹案 開基之聖主自具有經國之大綱紀隨時未嘗不大開河道不過爲一日之遊觀明太祖命人巡行水利惟欲軍民之足食乃知以農事爲重者不可不急興水利也二者相因爲用猶木之附土火之賴薪非此不足以致盛大而享豐盈之福也  
籌國者宜以此爲法

教農桑總論曰世有日月則長明人非稼穡則勿生故聖賢獨於耕耨之間靡不殷殷告戒而於法亦無不備也憂旱之爲災命樹之以區田慮水之爲害教之以櫃田傍山者則曰梯田爲善臨水者又曰架田可耕圃田宜於郭外圍田利於澤間管子有積田趙過作代田此外尙有塗田沙田不能盡述教無不備樹無不精使以農事爲可緩諸

君子何皆亶亶而不倦也昔人云漢人去古未遠高帝立孝弟力田之科深明乎九年之蓄者適逢饑饉不足以使民無菜色也故其崇本抑末之志略不稍貶其科條觀此則不工不商之游惰蠹食於農者不當痛懲乎讀月令管子文立法未嘗不善而何以時見飢寒之衆要知雖有絕妙之良規究不若愛民之司牧使其不見於設施終無實際何益之有故惟慎選循良重農積粟處處無羣居之游惰村村盡敵本之農夫何患乎太平之不奏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衣食可勿足乎農桑可勿教乎

二講水利以備旱澇

魏史起

韓鄭國

漢倪寬

晉杜預

隋文帝

唐李泌白居易

五代吳越王

宋范仲淹

元虞集

明周恭

錢增

魏 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  
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  
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  
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  
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爲稻粱

謹案 水利者猶人身之血脈也血脈不行安得無病水利無資田將安溉而况有  
漳水在其旁乎觀稻粱之歌則知史起之責豹也宜矣

秦 始皇時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行間說秦令開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官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間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名曰鄭國渠

謹案 凶年之起水旱不時耳渠成則蓄洩有時民遂以富是韓之智鳩酒止渴也秦之愚塞翁失馬也願治國者甘爲秦之愚而無爲韓之智

漢 元鼎間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

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

以益溉鄭國傍高仰

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溉浸所以有育五穀也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

謹案 天下地勢南北不同江之南雖多山澤然通舟楫而惟溝渠爲要江之北若河南山東兩淮等地亦通運河而所重者在溝洫至於山西陝右昔時運道尙皆漚塞而况溝洫哉倪寬奏開六渠天子可之誠得蓄洩之要矣

西晉 武帝咸甯四年七月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收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死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時耕種穀登之後實其稅租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

謹案 當陽侯以三益利萬民識鑒宏遠螟雖傷稼飢者有食豈他人所能及哉武庫之稱可以無愧

隋 文帝開皇十八年以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遠於滄海皆因水災沉溺帝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處近丁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千餘萬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謹案 水之爲道蓄洩由人則有益旱澇任之則爲災文帝知其然不惜所費隨地疏通非帝王經濟之宏模歟朱文公政訓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若到賑濟時

成得甚事不意文帝已先行之矣則其國計之富足不當甲於歷代耶

唐 杭州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刺史李泌始引湖水入城鑿六井民足於水生齒始繁後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灌溉千頃始稱富足但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宋則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河水渾濁而多淤三年一淘爲市大患六井亦幾廢矣宋蘇軾守杭州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而潮亦不入市矣且去葑田積於湖之中爲長堤通南北之路而行者便無環湖之遠也植桃李於堤上望之如畫杭人名之曰蘇公堤

謹案 六井不開居民不聚運河無水灌溉何從二公之力不在錢王之下然非東坡之去葑田淤塞水無容處湖外之良田又將沉而爲湖矣疏導之功可不講哉

五代 吳越王錢氏築石堤以禦潮汐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錢人有獻議取滉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旣而舊木出水仍皆朽敗而不可用

滬柱既空石堤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也及杜偉長爲轉運使又有人獻議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爲月堤以避怒水此善策也衆水工皆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歲無水患矣若輩衣食何從而得於是衆人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患何歲無之

後亦有講月堤之利害稍稀然終不若滬柱之利爲久也

謹案 怒潮併力而來滬柱分株而受水之觸堤者卽有急而有緩石之受攻者亦或震而或安此塘之所以可久耳奈何去其分濤之砥柱任其沛激之狂瀾無惑乎歲有所築而塘終不能不壞也一勞永逸之道豈竟莫知之乎嗚呼沿江沿海風浪滔天塘或傾欹絕無攔絆大則漲吞城邑小則繞郭居民悉遭漂沒水卽易退而人難復活矣惟望在位仁人勿以錢王舊制費重爲嫌則免席捲一空之害而澤國永拜拯溺之恩矣

宋 范仲淹爲揚州府興化令海水爲患田不可耕仲淹乃築堤於通泰海三州界長

數百里以衛民田歲言其利

謹案 范公之有益於興化猶錢王之有益於杭州皆以築堤見功蓋海水爲患苟不速防不獨害於田畝人民不將盡爲魚鱉耶

元 仁宗時虞集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頻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

舊評曰其後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十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又倣此法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圃堰人各千人

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人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明 嘉靖時河臣周恭疏內有云臣竊見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嘆又自來並無修繕陂塘堰渠蓄水以待雨澤遂至齊魯之間一望赤地蝗螟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

國朝陳芳生曰平時預修水利則蓄洩有備而無旱潦之

患荒年爲之則飢民得以力食即可免於流離凡有父母斯民之志者所宜急爲講

求也

明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閩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溉無資歲逢旱魃田禾立槁何從而救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旱嘆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皆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其時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開濬俱下該

撫察議

謹案 人憂旱嘆之爲災而不知橫流之更惡淫雨無休去路淤塞不特泛濫滔天民將魚鱉卽禾苗遭久溺安得有收成錢公特疏請開劉家河蓄洩有備旱潦無虞其利澤遠矣况近日之江濤洶湧堤岸難防設有不測直入內河而去水不速七郡

之田廬百姓不大爲可憂哉是不得不望封疆大臣特展經營急爲開濬預防不測於無形耳

講水利總論曰凡用水而水不蓄去水而水不流豈特有害於農田人民亦恐由此而喪命此經濟名賢以仁智自任者未有不急急於此也史起之責西門豹得之矣雖然仁智豈易言哉韓之誘秦大開涇水而富其國可謂智乎元之不聽虞集惟竭民力以航不測可謂仁乎故治水者當以倪寬爲最舍此惟隋文帝之法更佳故得頻年稱大有也築塘而捍水患者文正公仲淹也決堤而去水災者當陽侯杜預也此皆蓄洩以時者矣唐之鑿六井宋之去葑田獨非水利之善者乎至若錢王於築堤之外更列澁柱十餘行破散洪濤併力之勢衛護江塘經久之基於仁智兩得矣可恨者杭帥之愚昏聽小人之言而去之也明季河臣周恭所言頗有可採戶科錢增之請關係非常留心民瘼者皆宜深究也於此而不知所急謂仁智克全而經濟無歎者恐亦未之確也故凡水利之當去留在郡縣者郡縣任之在數郡者司道任之有屬通省者督撫任之

有關鄰省者移會而分任之必無不可爲之事矣何憚之有國語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後人雖不敢望聖王於萬一但旱乾水溢不爲救治豈父母斯民之道哉

附穿井法◎凡開井當用數大盆蓄清水置各處俟夜色明朗觀所照星何處最大而

明其地必有甘泉此屢試屢驗者

見農政全書

三建社倉以便賑貸

隋長孫平

唐戴胄

李訢

宋張方平

蘇渭

魏掞之

趙汝愚

朱熹

金世宗

元趙天麟

明王廷相

鍾化民

隋文帝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諭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

謹案以同社之輪蓄而濟同社之急社司執帳官吏尚有侵吞之事乎民安物阜陸俗敦倫悉由於此故長孫平之社倉與李惺之平糶皆可為神農之高弟后稷之功臣

唐太宗貞觀初戴胄議自王公以下墾田秋熟各輸穀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

謹案 所在爲義倉則與社倉無異矣且以王公而出粟給爲庶民之所資得損上益下民悅無疆之道矣社稷不有磐石之固乎此賢主所以善之也人能做此社倉之建誰曰難之

德宗時尙書李訢有云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旣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勅州縣年豐糶粟積之於倉穀貴平價糶之於民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也

謹案 救民而害民者移民之政也扶老攜幼跋涉道途風雨困厄未至而亡者十已六七矣李公欲令州縣處處建倉積粟救民其深仁厚澤非淺鮮者所能及也

宋 仁宗時張方平上倉廩論有云比者勅書有諭州縣使立義倉之言於茲三年天下皆無立者凡今之俗苟且因循有位者無心有心者無位在上可行者務暇逸而從苟且在下樂行者或牽束而不得專以故民間利不克時興害不克時去彼義租社倉者齊隋唐氏旣嘗爲之矣果令天下之縣各於逐鄉築爲囤廩中戶以上爲之等級課

人穀粟縣掌其籍鄉吏守之遇歲之飢發以賑給協於大易衷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符於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調之法誠爲國之大事也

謹案 此論倉之所以不能建可謂曲盡人情而言言中的矣仁人君子果能晰其理易其轍去其弊奮勇力行不獨濟貧且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義矣

熙甯和陳留知縣蘇渭言臣領畿邑請爲天下倡令戶分五等自二石至一斗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守者耆爲輪納官爲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爲立法使新陳相登卽詔行之旣而王安石沮之遂不果行

謹案 文公之前卽有欲立社倉而爲天下倡者天子已可其奏奈爲荆公所沮蓋青苗法專重取利社倉法專在濟民立意不同自相水火嗟夫景星慶雲不與暴風疾雨同時可見者也

甌甯縣有洞曰回源劇賊范汝爲向曾竊據民性悍小遇饑饉羣起殺掠進士魏揆之謂民易動蓋緣艱食乃請常平米一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還遂置倉於邑之長

灘浦自後每歲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草寇遂息

明 陳龍正曰社倉之利一以活民一以弭盜非特弭本境之盜也且以清鄰寇焉  
文公賑粟於崇安而擒盜於浦城魏揆之置社倉於長灘浦而同源洞之悍民以化  
如一邑有若干鄉區每鄉每區各立社倉誠爲至計

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乞置社倉疏有云曰伏見州縣之間遇水旱賑濟賑糶往往施  
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幸而得錢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  
告糶則已居後於是老幼愁歎有避荒就熟輕去鄉里之意其間強而有力者又不肯  
坐受其斃奪攘剽掠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民率不致此故臣謂城郭之患輕  
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明詔有司逐鄉置廠  
每歲輸差上戶兩名以充社司主其出納不如法者治之使幸而連年豐稔在在得有  
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也

謹案 趙公此疏如親歷窮鄉目覩貧民之苦凡陷於剽掠者皆因飢寒逼迫而致

之豈樂此喪身亡家之禍哉果社建倉資生有路誠救人於法網之先矣非南渡之賢臣耶

孝宗純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上社倉議有云乾道四年臣熹居崇安之開耀鄉民艱食請到本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無不歡呼於是存之於鄉夏則聽民貸粟於倉冬則令民加息以償每石息米一斗如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凡十有四年以六百石還府現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故一鄉之中雖有飢年人不缺食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孝宗從其言徧下諸路倣行其法

國朝陳芳生曰社倉之制專以賑貸凡官貸民者必多侵冒民貸官者必受追呼民與民貸必出倍息惟此三害俱無雖非荒年亦可借作種食年年出納久之所積自豐矣

金世宗語部曰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他處往返旣遠人愈難之何不

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糶以備賑濟設有緩急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  
謹案 金世宗不願錢充府庫而欲以之備粟又欲隨處起倉以儲此粟大得萬物  
一體之懷若使賢臣敬承其旨廣推仁愛之意以錫福斯民豈非仁術之至大者哉  
元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至元六年有旨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遇大有年聽自  
相勸督而增數納之饑饉不得已之時計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官司不得拘檢借貸併  
許納雜色如是非惟共相賑救而義風亦行

謹案 堯湯有水旱之災而不爲其所因者有備故也苟社社有倉雜色可納飢以  
濟之小荒不致流移大免爲餓菜較於臨事而圖者相去不甚遠耶

明 嘉靖時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善於義倉宜儲之里社爲式一村之間  
約二三百家爲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三等入戶捐穀多寡各藏於倉而推有德者  
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者遭凶歲則計戶給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  
償中下者免之凡給貸悉隨於民第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旣無官府編類之煩亦

無奔走道途之苦

謹案 侍郎之言最爲得法一村之間二三百家者卽爲一會共建一倉隨其社之大小而命其積穀之多寡又使自爲主之非卽社倉而何有備無患閭里雍熙豈無上世鼓腹而歌之樂哉

萬歷間御史鍾化民奏內有云臣聞古有水旱之災而民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地方一遭災荒輒仰給於內帑此一時權宜之計豈百年經久之規哉惟以本鄉所出積於本鄉以百姓所餘散於百姓則村村有儲家家有蓄緩急有賴周濟無窮矣臣令各府州縣掌印官每堡各立義倉一所不必新創房屋以滋破費卽菴寺觀就便設立每倉擇好義誠實之人兼有身家者共相主之此乃積於粒米狼戾之時比之勸借於田園荒蕪之後難易殊矣

謹案 鍾御史令每堡各立社倉一所誠救民之良法後之有司果能世守勿失何至有飢民嘯聚之患哉

建社倉總論曰甚矣仁人之心至社倉而至廣至大也常平與義倉皆立於州縣惟社倉則各建於各鄉故凡建於民間者皆社倉也烏得以一義字而疑之此倉之美不特救小民之困厄實可以舒大君之憂心飢寒聚集叛亂立興雖即旋亡豈無軍餉故恤國費者此倉宜建欲免勦賊者此倉宜建善培國本者此倉宜建口食得而上下安枵腹飽而人心附較之就食別境領賑官司者遠矣何也無跋涉之費也無後期之失也無宿途之苦也他鄉外者不必驅馳父母妻兒豈猶輕棄故諸賢無不惓惓於此倉也然而得其妙者文公爲最行之久而知之詳且欲遍行天下而何以後人莫之法也豈以民間亦有欲行者乎大功之成不謀乎衆自古有之况聞近世之常平既不令人擅於取用民間之社倉則又廢而不建是迫人於溝壑驅民於法網矣豈不深爲可歎哉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無常懷惟惠之懷社倉建而天有不爲之輔民有不爲之懷者乎君子勉之

四嚴保甲以革奸頑

周禮

秦衛鞅

熙甯法

范仲達

董煟

王守仁

齊管子

宋張詠

程明道

朱熹

明張朝瑞

周孔教

周禮 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贖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註云 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爲督察也相受者居同門閭則可相容納相賓者賢能皆備於中相與賓而興之也

齊 管子禁藏篇云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逃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

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謹案 昔施伯對魯莊公言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觀其所重不外於保甲法則保甲之不可不急於行也明矣

秦 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鞅使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其法以五家爲保十家相連收司相糾察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司猶管也爲什伍之法使之相兼管也

謹案 此非衛鞅保甲之法乎心雖殘忍才頗雄長欲民之守其法遵其令亦若舍此不能蘇東坡云帝者商君也危秦者亦商君也美斯言也使於是法而範羣黎悉歸仁厚焉知不能以王道而化成天下何至立法自斃而遭後世之慘哉

宋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分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竊民無所濟復爲盜文康奏復之其賑糶法人日二升團甲給票赴場請糶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歲出

米六萬石蜀人大善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謹案 張公以十家而共除一人之弊此弊之所以除也法變則盜興王文康亟奏復之蜀人不但爲之喜而且爲之謠其法之有益於民而不可廢也審矣膺牧民之責者思欲共躋於昇平當以張公之所行爲善則

神宗熙甯三年十二月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於是諸州藉保甲聚民而教之謹案 至難行者保甲蓋里閭紛紜民居最稱繁雜一時清理豈易稽查此事總在賢能縣宰隨時審勢逐段分清積久認真漸有就緒王安石本意亦欲寓兵於農但訓練無時妨農騷擾民又何堪此苦是以行之而無成耳欲行保甲者當不泥乎古而仍不背古斯稱大經濟

程明道令留城度鄉之遠近爲立保伍使其力役相助患難相扶孤嫠殘疾者責之親

黨令無失所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擇其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勸有恥在邑三載民愛之如父母

謹案 保伍之法賢人君子之所必重者蓋以舍此則無以聯絡人情而使之交相勸勉也故程夫子於鄉民社會之時特立科條使其有廉有恥患難相扶且拔其秀者而教之皆由別之清故能勵之切使非保伍爲立科條何從下手

范仲達爲袁州萬載令善行保伍法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雖有奸細一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之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竄盜後張定叟知袁州欲覓其法而不可得偶有一縣吏略記保甲之大概云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而制變者也一個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若諸鄉則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大小相維之意其用人子弟必使竭力料理非比泛泛每以旌賞拔擢激勸之

謹案 留心濟世者無時不以善政爲念者也若仲達行之於前定叟訪之於後惜

乎不能盡得其妙惟隅官之置知其所重要知防衛而制變者卽社長之類是也總之獎賞之事明則彈壓之用切匪類不容於甲矣

朱熹於建甯府崇安縣因荒請米旣建社倉乃立保甲法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逃軍無行不得入甲凡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惟愿者開其大小口若干共登一簿稽查

謹案 保甲法雖不爲社倉而建但旣建社倉此法斷不可不然司事者無人舉報者無人賢否無由而別虛實何從而知故欲富國強兵者在所首重而欲敦倫善俗者亦不可少緩也朱子學貫天人豈漫無所據而力行哉

從政郎董煇曰官司平日宜豫先抄劄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月里正申縣改正凡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劄存縣庶免臨期里正有賣弄之弊

謹案 臨期抄劄其弊無窮古今一轍惟保甲行而貧富瞭然矣然得之於平日者始爲至當故豫爲抄劄濟世之良模也

明 張朝瑞行保甲法或言往歲賑飢皆領於里甲今編保甲以代之何也曰國初之里甲猶今時之保甲昔相鄰相近故編爲一里今年遠人散每見里長領賑輒自侵隱甲首住居爲遠難以周知及至而來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計所得不足以償所失故強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只得忍隱而去甚有鰥寡孤獨之人里甲曰彼保甲報之於我何與保甲曰彼里甲保之我何與焉互相推委使民死於溝壑無可控訴者難以數計不若立爲畫一之法俱歸保甲蓋凡編甲之民萃聚一處其呼喚易集其貧富易知昔熙甯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糶米徐甯孫逐鎮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也

謹案 除奸剔弊莫善於保甲故留心賑救者首當重也蓋保甲不行則審戶不實無論恩施之大小悉爲奸人冒破侵欺鰥寡孤獨以致嗷嗷待食者仍絕粒而填於溝壑也保甲顧不重哉

王守仁巡撫江西行十家牌法曰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

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册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指諸掌

謹案 十家牌一行真實無虛則保甲之法已得八九但須註明左右鄰居及每季更換之人方稱至當否則遷移物故仍然混雜而無稽

周孔教撫蘇時曰弭盜安民莫良於保甲法是法也爲弭盜而設是以泊之道編之也人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之也難爲賑濟而設是以養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之也易今令各府州縣擇廉能佐貳一員專董其事大概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每保統十甲各設保正副等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分東西南北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南與西北亦如之其在鄉四方保正副又在城保正副分方統之假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一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二保餘則皆以此爲法是保甲者舊法也以城中之保而分統鄉間之保者新設之法也若鄉間保長抗令卽添差

助城中保長協力處分凡公事可以立辦矣

謹案 保甲之法固不可緩若以在城保甲統在鄉保甲未免近於穿鑿不若文公所行之法簡便而穩當也

嚴保甲總論曰保甲之法不立城市錯雜鄉村寫遠在位君子烏能知其賢否併有餘不足之家也惟行之有素按籍而稽奸宄不得容留貧富瞭然在目冒破者無有矣則保甲不與社會相爲表裏者歟故不論賑濟賑貸賑糶飢年皆不可少雖平居無事之時亦不可不以周禮爲先也管子行之於齊而桓公得霸衛鞅施之於秦而孝公富強蜀人之頌美張王二公皆不離於此也熙甯之可歎者安石欲寓兵於農反妨農時致民饑饉不足道矣程明道令於留民以此而戴之如父母朱文公建於閩民以是而不致有侵欺賢人君子尙不能舍此而致治後之爲政者何皆夢夢而不知所重也惟范仲達行之而悉臻其妙後張定叟欲倣之而不得其傳蒼生之有幸有不幸也一至於此世道人心何從得古深爲可歎繼此則董煇與張朝瑞言之鑿鑿悉中弊端不可不

閱也王陽明之十家牌不踰此意周孔教之撫蘇法賴此成規總之保甲之法行任彼千頭萬緒散漫雜稽我則有條有理坦然明白賞罰既當風俗自散孟子亦言之矣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非此意耶

五奏截留以資急用

唐開元詔

宋大中祥符詔

熙甯詔

王岩叟

元祐詔

韓仲通

呂頤浩

乾道詔

胡銓

元尙書省臣

朋林聰

唐 明皇開元二十五年九月詔曰大河南北人戶殷繁衣食之原租賦尤廣頃年水旱厥庾尙虛今歲屬和平時遇豐稔而租所入水陸漕漕緣脚錢雜必甚傷農務在優饒惠彼黎庶息其轉輸大實倉儲今年河南河北應送含嘉太原等倉租米宜折粟留納本州

謹案 不知者以爲上供急知之者以民食亦不可緩也留上供以備飢年卽趙威后對齊使云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之意耳

宋 真宗大中祥符間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飢年賑濟

宋董熠曰祖宗之時上供之米猶每歲截留以備賑濟則常平義倉無所吝惜可知然則祥符之詔可不端拜而大書乎

神宗熙甯中浙江數郡水旱災傷詔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

謹案 昔人云民可百年無貸不可一朝有飢熙甯中雖多天災流行水旱頻仍然尚有司馬光趙抃呂公弼諸君子在豈不知國本之當重肯吝其倉庾哉九重一詔萬姓同春矣

哲宗元祐元年王岩叟言淮南旱甚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缺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

謹案 民情難撫最在飢年人不得食徙者徙而流者流四境靡安矣岩叟之罪監司不亦宜乎幸朝廷即詔截留一十萬石減價出糶活蒼生於閭里輯奸宄於草茅一言出而豈太平非岩叟之類哉

元祐四年留上供斗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

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

謹案 民情千古一轍昔日歡呼於今豈異積於太倉而紅腐何若留外省以施恩愛民者所當急圖也

高宗紹興中戶部尙書韓仲通以上供之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儲之以備水旱詔從之上曰所儲遇水旱誠爲有補非細事也

謹案 疏可題而不題非但不爲小民作饑饉之謀亦不爲君上建太平之策矣如韓公此疏一行餓殍賴之而生盜賊由之而息不大有功於社稷哉

紹興五年湖南旱甚呂頤浩爲帥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又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充賑濟全活甚衆

謹案 民不得食死亡相繼卽無意外之虞已損國家元氣呂公之奏截留非有愛民憂國之實心者不能也

孝宗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截留在州椿管上供米三萬石獻助米二千石本州義倉八

萬餘石又撥附近縣義倉五萬石又請借會子五萬貫接續收糴米麥賑濟◎江州旱傷截留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截留贛州起到一萬石賑糴本錢四萬餘貫作本收糴米斛又撥本路常平米十萬石勸誘上戶認糴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吉筠等州見起赴建康府米八萬餘石椿管米六萬七千餘石

明 陳龍正曰饒州得米十六萬餘石錢五萬貫江州得米三十三萬餘石錢四萬貫賑飢可謂厚矣觀其多方措置非能如隋文帝之多藏也然彼有餘而不散以促其危此不足而樂散以絀其祚人主之存心天之福禍不其永鑒與

乾道間胡銓疏中有云熙甯間浙西災傷而沈起張覲不先事奏聞朝廷是不遵太宗之制也元祐間浙西災傷而蘇軾先事奏乞處置是能遵太宗之制也今歲諸路或旱或水方秋成之際米已翔貴日甚一日來春艱食灼然可知尙不先事而圖則乙酉流離之患臣恐不免

謹案 此疏所言足見截留之當早若臨期撥用雖多無益願撥用於旣荒之後莫

若截留於未荒之前胡公以天下爲己任力排和議深折權奸無刻不以蒼生爲念故慮無不周言無不切也

元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尙書省臣言杭蘇湖秀四州大水請輟上供米二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

謹案 大水爲災羣黎饑饉在朝大僚能據實奏請留供賑飢不可謂非留心國計者然以四州億萬之民僅恃此項以爲救濟較之聖君賢主蠲賑兼行不惜重費者去之遠矣

明 憲宗成化二年江淮大旱民自相殘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聰奏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與之種

謹案 江淮爲財賦之區旱荒如此而不早爲之計督撫大員之愆也截漕給種亦一時之權宜總之災荒未至必先提策一段愛民仁心整頓一番惠民經濟同寅協恭上以積誠召天和下爲閭閻籌本計斯得之矣

奏截留總論曰明儲幢與都御史書有云目前救荒簡便應急百方以思莫若截留漕運之米爲善泰昌元年御史左光斗亦請截漕救荒可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唐宋之詔有自來矣元明雖不能及要亦未嘗不以此爲善也若王岩叟之罪監司韓仲通之得上諭爲國爲民之心豈淺見者所能哉呂頤浩爲賑飢而特請胡銓能先事而疏題生飢人於將斃散盜賊於無形得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之意矣林聰之奏請庶幾乎近之聖天子以四海爲家豈必實粟於京而始爲其粟哉况天庾旣足塵腐者多枵腹之民賴之得活何爲畏縮不題忠君愛國之臣當如是乎若夫看省分之大小奏截留之多寡不獨下救其民抑亦廣上之澤於無窮矣願牧民之君子推類以權其宜俾黎元偶處荒年而不至有飢餒之色上下和樂中外乂安豈不稱良有司之偉業歟

六稽常平以杜侵欺

漢耿壽昌

隋文帝

唐陸贄

宋韓琦

余靖

慶歷詔

司馬光

蘇軾

高宗詔

董煟

元張光大

明張朝瑞

漢 宣帝五鳳四年歲豐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爵關內侯

謹案 一倉建而民農兩利固本之法莫踰於此豈為有司應急而成哉所以官司

必不可令那用小民欲貸不必待乎奏聞利民而不利官耿侯立倉之意原是如此

隋 文帝開皇間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

汲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

謹案 文帝之置倉亦云備矣但年豐既實粟於倉歉歲即宜散給於民始得建倉

之益是以能藏而又能發不似守藏者惟以吝惜爲心則痾瘵視民之心時時切擊於衷矣

唐 陸贄奏議有云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歎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耳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隋氏立制始創社會終於開皇人不饑饉除賑給百姓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歎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事分頒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傷糶不至貴一舉而數美具可不務乎

謹案 陸贄之意除賑濟百姓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蓋積穀原以爲民偷官長那用於平時荒年百姓更從何處支給况奸胥猾吏知其可以轉移卽生多少情弊陸贄此奏可謂良法

宋 韓琦論常平倉米遇年歲不稔合減原價出糶但出糶之時須令諸縣取逐鄉逐村下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糶米每戶或三石或兩石不許浮數唯是坊郭則

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每日或一斗或五升則人人盡受實惠

謹案 鄉村來糶者以數石計城市來糶者以升斗計非常平不足以應之倘被借端那去急迫何從糶取故上司不得視爲無礙錢糧下屬不可因公借用偷上下交侵不但無顏以對耿侯益且深有愧於韓公矣

仁宗慶歷二年余靖疏內有云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勅命施行

謹案 此疏說得何等明白若先爲三司借去蓄積盡矣遇飢年將何救濟余公之疏慮之深而言之切可爲常平萬世不易之良規

慶歷四年正月詔陝西穀翔貴其令轉運司出常平倉粟減價出糶以濟貧民

謹案 減價出糶始得常平之意若早爲有司所那百姓何由受惠聖意何由宣布  
此上臺之稽察當嚴而小民之首告宜許也

司馬光言常平之法此乃三代良法也向者有州縣缺常平糶本雖遇豐年無錢收糶  
又有官吏怠惰厭糶糶之煩不肯收糶盡入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糶而縣  
申州州再申其提點取候指揮動經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價倍貴以致出糶不行堆積  
腐爛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謹案 有此三害已爲常平之大蠹况又有那用之端存無一二飢年仍不賑糶四  
害並侵一無所惠不可向常平而生歎乎

蘇軾奏內有云臣在浙江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  
抄劄飢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  
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卽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  
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

謹案 東坡救荒惟以平糶常平爲美後人猶議其賑有不及見有未廣則凡後之爲司牧者正宜常平之法竭盡經營興其利剔其弊使萬姓永爲利賴荒年實有可恃斯爲至計

高宗紹興庚午高宗皇帝謂執政曰國家之常平倉以備水旱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侵用若臨時貸於積穀之家徒爲文具無實效也

謹案 不得侵用四字高宗已深知有司之弊矣見得水旱爲災數之難料非豫備穀粟以救濟生靈何以解一時之紛擾此詔可爲萬世法

從政郎董煇曰常平錢物不許移用不知他費不許移用至於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旱傷去處州縣仰一面計度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糶以濟飢民俟結局日以糶本撥還常平可也

謹案 此一節說盡常平利弊何以近則不然便於官而不便於民常平似爲官而設也嗚呼是所重者官所賤者民不知米由民出聚而不散鉅橋粟黎陽米是禍端

也故侵那者在所當稽而現存者宜於賑糶也

元 張光大有云常平者荒歉之預備無傷於農有益於民遇水旱雹蝗之變民無菜色不至流離餓殍之患良法也可以遏富豪趨利之心無抄劄戶口之煩有司視爲文具者原其所自糶之末立耳若以御史所言將三臺追到贓罪銀兩各隨所屬撥爲常平糶本此爲反本還原仁民之良策也循環糶以濟飢民何患乎米有限而不能遍及村落哉爲政君子果能深味常平之意則可以固邦本結民心萬世之長策也

謹案 昔人知常平可以固邦本結民心謂返本還原之道莫若以贓罰銀兩收糶之非籌之熟而計之得者歟奈何後之司牧無米則聽之有穀則用之民之困苦絕不經營循吏果若是乎查盤之不可稍怠也明矣

明 張朝瑞有云伏覩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爲糶穀收存以備賑濟次災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奈何歲久法湮各州縣僅存城內一倉其餘鄉社盡無之矣茲欲令各屬縣於東西南北適中水陸達道人煙輳集處各

立常平一所本道查發贖罰併該府縣無礙銀兩糴穀入倉不許逼抑科擾平民或值中飢大飢以便賑糴賑濟富者不許混買仍用張詠賑蜀連坐法每歲本道或該府管糧官單車一巡視焉以防官之治名而不治實者蓋社倉之法立以時收斂富者不得取重息騰高價貧民歲歲受賜霽恩誠救荒之良策也

謹案 從古法久弊生貴平經理者之搜剔盡善備災恤患誠無過於常平義倉今張公所言頗得致治之要然後世人情利弊尤須曲意體貼斟酌變通務使法立而民胥言法之利實在有益於草野斯稱順俗宜民之至計

稽常平總論曰常平倉循環糴糶出入利民之妙法良有司能盡心於其間徹底爲民勿敢自便則求蘇公美意猶然復見於今茲第使各省雖有常平倉卽遇飢年官不得發民不得食以避部議之嚴是豈知立倉之本意哉試思隋文之倉米粟未嘗不足獨以閉藏不給致敗慶歷詔高宗諭庶幾其可也所以戒借用之弊者莫如陸贄與余靖得賑糶之美者首推韓琦與蘇軾法之弊也司馬光言之最詳倉之廢也張朝瑞論之

最當其他皆可爲規式左傳云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常平善人之政稽察豫備之端可不慎重其事哉

康  
濟  
錄  
卷二  
稽常平

# 康濟錄

## 卷三上

### 臨事之政計二十

臨事論曰古者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夫能食之已足矣而必又有所積蓋如此所以爲仁政之周也後世古法不修適遇飢困或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或勸捐借以助賑施上卽垂覆載之鴻恩下仍多凍餒之黎庶此皆承平日久豐穰積年救災恤患之務闕焉不講耳語云拯災貴早賙急濟困之道苟能斟酌於康年自可維持於儉歲凡長民者誠能踵聖賢廓開大制則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於下土仁民之業豈不偉歟

### 一急祈禱以回天意

周禮

漢明帝

康濟

錄

卷三上

念祈禱

九六

周達奚武

唐代宗

魏信陵

宋王子融蘇軾語附

宋太宗

仁宗

東坡志林

李伯時

元順帝

明太祖

梅傳

周禮 小祝掌小祭祀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戾◎司巫掌羣巫之政令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巫恆巫之有常者帥巫而造之求所以禱禳之術也

謹案 聖王御宇其愛民也甚於愛身故商之旱成湯之禱於桑林也以六事而自

責周之旱宣王側身修行而欲消去之其憂民之憂也若此宜乎萬姓戴之如日月

親之如父母矣今觀周禮原賞祈求凡災傷之處偷去神京甚遠食祿是方者可不

竭誠致敬上體天子之心下救小民之苦使玉燭常調而時聞擊壤之歌哉

漢 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

憂懼而已其理冤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獄四潰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

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

謹案 天之水旱固難測人之祈禱亦豈同哉如遇旱災擾龍潭掩枯骨禁民間不得舉火抑陽而助陰遇雨患閉城市北門蓋井禁婦人不許入市抑陰而助陽然而究不若一誠是格之爲當也漢世遺官分禱理冤獄出輕繫旣極其誠復施仁政不可爲後世之法歟

周 達奚武爲同州刺史時大旱高祖勅武祀華嶽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日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黍寄旣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輿旣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杖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禱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卽於獄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尙武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高祖聞之賜璽書慰勞

謹案 念民旣深祈禱自切奚武不避一身之險遂格獄神之靈陰雲布而時雨降

民間之困釋矣後之君子欲免災危者可不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哉

唐 代宗大歷四年四月雨至於九月京師斗米八百官出米二萬石分場出糶閉坊市北門置土臺臺上置立黃旗以祈禱是日雨止

謹案天之災譴示警實未嘗殃民以快意也將以試司牧者之處置何如耳今幸出官米而分糶之民困稍蘇是霽也窮黎欣幸感召而致之乎抑亦閉北門置土臺而晴也賢哲者定有以知此

舒州令麴信陵有仁政嘗爲禱雨文其略曰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而害於歲耶焚畢雨澍

謹案 對衾影而無慚者始能向神明而暢達也甚矣仁政之美也清白之吏神勿福之乎無辜之民歲將困之乎民無罪而令長賢雨或稍遲神豈無過此司空圖之移雨神亦曰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天是徒偶於位矣何以爲神

宋 仁宗慶曆甲申王子融息壤記云余以尙書郎莅荊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羣祀

五月壬申與羣僚過此地無復隆起而石屋簷已露請掘取驗雖至小珍亦足爲快因具畚鍤以待來朝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卽以馨俎薦答◎蘇子瞻息壤詩序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畚鍤所及又復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驗

謹案 雨之不可得者緣無從而知其必能致雨之術也今觀息壤王子融蘇子瞻皆云略不可犯屢有所驗犯之既有其災求之豈無所福欲雨者苟於此地展其誠敬焉知不勝於鋤鍤之用哉

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癸卯朔京師大霖雨辛酉命宰相祈晴◎己卯命宰臣禱雨◎至道二年命宰臣百官詣神祠禱雪

謹案 燮理陰陽宰相之任也風雨時若百穀繁昌此皆聖天子時時默祝於上天且以此責望於公孤卿尹者也苟或愆時過甚則百僚之長自宜身任其勞齊心虔禱上爲至尊分憂下率羣臣盡職至誠所感或者邀福於上蒼以又安海宇此亦賢臣遇災而懼之道也

仁宗慶歷七年三月辛丑帝禱雨於西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卻蓋不御及還大雨沾足

謹案 仁宗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抑何仁愛斯民之至於斯也夫災荒

之至半由人事闕失故惟恐懼修省克謹天戒以感召和氣則災戾消而百穀用成

萬民以濟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仁宗有焉

東坡志林云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有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者近歲有太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則不驗矣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旛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爲記之是歲嘉祐七年

謹案 舊典不可不諳神靈不可不敬使非蘇公之觀唐會要知前人封典之誤誠

心敬禱許復公爵則雨終不可得而歲能豐哉

孝宗純熙時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擾龍事告太守以長繩繫虎骨緹於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隨至急令人取出乃止◎南州久旱里人以長繩繫虎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擊不定俄頃雲起潭水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効如此

謹案 行渺茫之祀典不若效可法之祈虎骨非難得之物龍潭亦郡邑所常有知縣李伯時與南州里人皆以此而得雨今之求雨者獨不可以一試乎但恐不有誠心仍無實效此又在人之自勵矣

元 順帝至正二年御史王思誠上奏謂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河水溢宜雪冤獄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塞決口被災之家厚加賑恤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

謹案 人君馭育萬物敬畏天神豈徒以虛文求降鑒哉歷稽古史宋景公以善言退旱災文帝勅有司祭而不祈勿媚神以求助唐懿宗詔京兆用香水蒲蕭於坊市以召雨羅隱請遵十六聖之教訓可致豐稔誠以君上有愛民之隱則必實踐其仁



厚之言急行其補救之政然後誠信昭於上恩澤及於下推德意以導揚和氣雖多災沴有潛消而默化矣願司牧者之敬慎乎平時警惕於臨事也

明 太祖洪武三年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祈禱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頃刻弗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楹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旣而大雨四郊霑足

謹案 天者羣物之祖帝王則萬民之大父母也饑饉之歲億兆嗷嗷於下司牧者憂勞於上惟恐弗克積誠感召天和爲民請命於蒼昊矧敢燕閒深宮置民傷於度外哉太祖洞悉其理虔心步禱不自愛其髮膚是以君心端而天心亦順甘澍滂沱歲稱大有豈不美歟

明 季戊申河南大旱知登封令梅傳見麥俱枯槁因思蕎麥可種勸民備種而待之祈禱畢信步行數里遇一隱士揖曰令君勤苦然雨關天行非旦夕之可得也梅曰蕎麥尙可種乎其人歎息曰可惜一片仁心向樹下一指曰公欲活民非此不可視之則

菜也梅遂令民廣收菜子與蕎麥並種未幾又霖雨不止蕎無一生者惟菜則勃然透發矣且逾常年數倍民賴以不死

謹案 苟以難必之事教民不若以得飽之道率衆令君意在活民誠心祈禱雖不能必雨暘之協應亦可得隱士之指迷噫此隱士者烏知非神人之化身不然何以知蕎之不生而菜之必茂也乃知一誠所感萬類俱通怨天尤人者徒增罪戾耳此亦救雨災之一法留心民瘼者不可不知也

急祈禱總論曰至治馨香何事於禱不知旱澇無常非神莫祐禱亦不可少也况當萬民窘迫四境徬徨之際哉使弗夙夜祗肅以上格天心不但不能救將來之饑饉且不能慰悵望之民情矣此周禮小祝必有掌祭祀者在也爲人君者因祈禱而念民艱釋冤獄廣平糶或格神於夢寐或得雨於躬祈懷保之仁不於此而見歟嶽神降鑒大臣之敬也邑令則作文章而自責投虎骨於擾龍誠意所通雨無不得菜之可以活民不遇隱士之指點何由而知可見有牧民之責者無時不當積誠以致感通如不可得則

如蘇子瞻之迎神受惠王子融之息壤求恩皆可法也安可食天祿而不顧歲時之豐歉哉詩云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惟圭璧既卒而後可以冀上天之降鑒將荒之際要務尙有過於祈禱者哉

二求才能以捍災傷

漢武帝

南齊武帝

杜黃裳

孝宗

元武宗

明林希元

秦王堅

唐太宗

宋司馬光

理宗

張光大

鍾化民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惠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謹案 武帝之詔雖不專爲荒政而言然而令人舉賢之法莫妙於此如趙簡子得尹鐸而萬性感懷陳寵用王渙而百事盡理况飢年民命在於旦夕若不以賞罰勸薦舉烏知不有徘徊歧路觀望而後時者哉

東晉 秦 甘露五年十月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辟倉庫多實盜賊屏息

謹案 用人得而萬事理非秦王之謂乎令舉之不得其法賞罰混淆蒙蔽者多田疇能闢敷倉庫能充歟盜賊能息歟甚矣賢良之不可不急而賞罰之不可不明也南齊 武帝永明三年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勵浮惰者所在即便立奏其違方矯務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較覈殿最以申黜陟

謹案 佚事妨農國之大蠹也設逢水旱小民衣食全無必至凍餒流離轉於溝壑此詔旣勵司牧於未荒豈肯因循於歉歲可謂勸之切而責之當者矣

唐 太宗貞觀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之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異代乎正患己之不能知

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彞慚而退

謹案 一人之聰明有限天下之才智無窮可弗令人悉舉乎故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賢臣何嘗借才於異代蔽賢小人惟知自用被太宗一言道破此其所以抱慚而退耳

憲宗元和間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

謹案 天下事獨任則勞分任則逸理固然也然不得賢才而委之則親民之官不以實心實政而救災恤患之無方督撫大員不能洞達國體宣布德意於羣黎俾知崇節儉致阜成之有道所以治國之謀必以慎選爲要杜公之對真宰相之論也

宋 神宗熙寧二年遣使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

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復有流移

謹案 宋之司馬君實其爲政也雖婦人小子無不愛之戴之然其救荒也亦以舉賢良去不職爲言後之活餓孳者何可不以得人爲首務大生機於荒歲而免流移之顛沛哉

孝宗時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閉責之轉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事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謹案 君臣之間皆以飢民爲急其用人也互相斟酌惟恐稍有不當以貽民患悉令各盡厥職事有專司非蒼生之幸歟

理宗嘉熙二年臨安飢民相攜溺死命故守臣趙與權仍知臨安府事與權奉詔急榜

謹案 大禹治水智超千古功在萬年猶欲以言自益况乎後世帝王不及禹者多矣可挾貴自矜而不以善言爲急哉書云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急下求言之詔時聞規諫之條有不日新其德歟

周 西伯卽位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謹案 世知文王之德廣被四海而不知其所以無遠勿屆者未有不由樂聞善言而得也故日不暇食以求言否則西伯之不憚煩而時與多士相接哉周家八百之基開之者西伯總在見善不怠去邪勿疑而已矣

魯公 伯禽周公之長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亦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獨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謹案 孔之所讚美者周公之才也要知天下無有過於周公之才者矣尙且握髮吐哺以待士周公豈不知身之貴哉蓋以作相之道貴乎尊賢而得士不可不以言

三命條陳以開言路

虞舜

周西伯

漢文帝

宋真宗

明于謙

劉大夏

夏禹

周公

唐太宗

神宗

周忱

世宗詔

虞帝廣開視聽求賢自輔置進善旌立敢諫鼓設誹謗木以訪不逮於總章

即明堂堯

曰衝室舜曰總章

謹案 聖人之治天下肯使一民不被其澤哉但貴賤相懸朝野相隔離有善言何

由得達此虞帝之聖不自聖而廣開言路也後世歲逢讖鐘不得良謨將何以補天地

之不足故身雖聖矣亦當法虞帝之視聽以善言為重寶

夏禹懸器以招言者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告事者鐸訟獄者鞀諭以義者鐘有

憂欲鳴者磬每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民

鞀音陶有柄搖鼓

康濟錄 卷三上 臨事之政

之詔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唐太宗之罪封德彝謂用人當取所長必不借才異代雖不爲救荒而言而自得求才任事之要道南齊之詔至大之制切中情弊其次如苻堅之責重有司孝宗之與羣僚斟酌高宗之復用與權皆用人救荒之良法僉事之用廉能任其擇取御史之用厥首陳請得行人有不樂爲其所用歟昔王梅溪守泉州會邑率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使爲太守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令之不善也總之在君相當郡縣是求在那縣宜鄉耆是選遞相慎擇必得其人任之以事自無不濟書云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時當歉歲可弗以擇賢任能爲首務哉

御史鍾化民救荒諭所屬曰司廠不可用在官人各地方保甲里耆公舉富而好禮者州縣官以鄉賓禮往請破格優禮諭以實心任事廠內利弊陳請卽行月給官俸能使一廠飢民得所旌以彩幣匾額倍之者給以冠帶或爲骨肉贖罪或欲子弟採芹任其所欲富室捐賑視其多寡與司廠者同賞格旣諭之後又巡歷各方用拾遺法得實心任事多方全活災民賢之尤者卽時破格薦揚貪暴縱恣以致餓殍枕籍不肖之尤者卽時馳參以故羣吏實心任事飢民多所全活

拾遺法預令飢民進見時人具一紙勿書姓名開所當與當革及官吏豪猾有無便剽橫行散布於地卽與與革處分然必擇其貪同者而後察之也

謹案 破格優禮陳請卽行鍾公存此八字於心何患人之不爲我用人亦誰不欲見用於公此所以縣縣得人而廠廠有濟也况有拾遺之妙法乎

求才能總論曰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能理者也况歉歲戢事起急迫人非素練老幼悲啼婦女雜亂厲之以嚴則餓體難加扑責待之以寬則散漫莫肯循規加之吏胥作弊致使餓殍盈途故不得人其何以濟此歷代聖君賢相無不以得人爲要也如漢武

之士不拘富豪但爲衆所敬而悅服者許令鄉民推舉使掌管庶幾儲積不虛凶年飢歲得以濟民也

謹案 元之張君猶夫宋之董氏也留心荒政真誠愷切故所論悉皆出於肺腑事  
事可法嗚呼人生天地間旣不能致君澤民再不能立說濟世食粟而已不亦大有愧  
於寸陰是惜之論哉

明 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救無荒善政彼得人猶有不濟况不得人乎臣愚欲令  
撫按監司精擇府縣官之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印官如不堪用可別擇廉能佐貳或無  
災州縣廉能正印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擇之  
事完官則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爲除授民則上  
之撫按別其賞罰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乎

謹案 僉事之救荒可謂無微不至矣首重得人而以賞罰勸人敢不以勤敏自勵  
怠惰爲戒哉此卽求賢於賞罰之中使飢民得活於拯溺扶危之道耳

諭各全性命。任沐聖恩。都人遂相戒勿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大集。卽流移者亦有以濟之。

謹案 理宗之命。故守臣仍知臨安府事。民遂相戒勿死。良吏之有益民生也如此。凡當歲歉。得此良模。借寇之風。忽焉再覩。何患雨之不降。民之不救哉。

元 武宗至大二年。詔卽位以來。恆以拯災恤民爲務。而恩澤猶未溥博。流離猶未安集。豈有司奉行弗至歟。今特命中書省。選內外官僚。專以撫治爲事。簡汰冗員。撙節浮費。一新政理。以稱朕懷。

謹案 因恩澤未溥。而以遴選宜嚴計之得矣。但在司牧亦不可不下士爲懷。昔子奇年十六。而令於阿非。賴白首者悉與之謀。其能大治歟。

張光大有云。擇人委任爲第一要務。若委任得人。自然無弊。君子作事。謀始賑濟之方。尤爲當慎。若一槩用富豪之家。則富而好義者少。爲富不仁者多。其害有甚於吏胥無藉之輩。今後莫若選擇鄉里有德望。誠信。謹厚。好義之人。或賢良。縉紳。素行。忠厚。廉介。

爲重耳併以之訓其子則凡驕矜自恃拒人於千里之外者視此豈不有天壤之隔耶

漢文帝時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採之

未嘗不稱善◎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以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如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

之木慮政有缺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

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謹案文帝之求直言不啻如飢者之欲食渴者之欲飲故無不稱其善者誘之使

言也除誹謗妖言法者慮其懼禍而不告也朝乾夕惕民瘼是恤不待鄙忌之諷諫

而能然也此文景之時號稱熙皞盛世可以彷彿唐虞耳

唐太宗貞觀三年夏六月以旱求直言中郎將常何武人不學家客馬周代陳便宜

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未至

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

爲知人賜緡三百匹

謹案 以太宗之聰明英武一遇飢年直言是急救我元元故見馬周條陳之言卽令人召之而且使人促之不特促之而且官之無非爲萬民起見故天下無不救之飢寒發明云太宗之用人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哉信矣夫

宋 真宗咸平二年閏三月丁亥以久不雨諭宰相曰凡政有闕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庚寅罷有司營繕之不急者詔中外臣直言極諫壬辰雨

謹案 言路通而苛政除猶夫茅塞去而蹊徑豁人情快於下天道有勿和於上哉真宗之諭宰相首欲闕失相規詔諭羣僚又望極言敢諫猶恐己之不德降咎於民急於改過惟善是圖上蒼有不爲之感動哉此時雨之所以立降也

神宗熙寧七年京師久旱下詔求直言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卽雨

謹案 是雨也非詔出而卽雨也因人情之大悅和氣相感而雨者也人情豈徒悅哉蓋因直言卽罷新法二十八事民征求死於法網而雨者也乃知鄭俠之繪圖韓維之力諫實有回天之力仁宗因亢旱而求直言英宗緣雨災而望敢諫從未有若兩君言之切而驗之速者也誰謂天道之元遠哉

明 宣德間山西河南荒上命于謙巡撫二省公到任卽立木牌於院門一書求通民情一書願聞利弊二省里老皆遠來迎公公曰吾欲首行平糶之法汝衆里老可將吾言勸諭富豪之家將所積米穀扣起本家食用之外餘者皆要糶與飢民若仗義者每石肯減價二錢減至一百石以上者免其數年差役一二千以上者奏請建坊旌表有不願減者勿強若有姦民擅富要利坐視飢民不與平糶者里老從實具呈重罰不恕凡有借欠私債一概年豐還納若有遺棄子女里老可卽報與州縣着官設法收養候歲熟訪其父母而還之如里內有賢良之民能收養四五口者官犒以羊酒給其匾額十口以上者加綵緞免其終身差役二十口以上者冠帶榮身一時富民樂捐而尙義

者甚衆

謹案 公之謀猷能匡輔社稷之艱危豈不克自出救荒之仁術然猶以民情利弊爲急榜示於民求通言路蓋以撫綏之責關係匪輕拯災之方便民爲上苟非虛衷下問實心採訪縱有愛民之意難施利濟之謀是以諮詢周廣惟恐百姓不爲上告民情不得上申言路開而州牧縣令罔敢遏抑冤滯由其上之明聰已無遠不屆也蠶疇姦役莫敢極累閭里緣其上之察訪已無微不燭也豪猾紳士弗敢閉糴昂價侵牟鄉邑懼受欺受侮者之直訴劣跡難逃國憲也然此尙未可恃爲無弊必平心以審之明決以行之其庶幾有利而無害歟

正統時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蘇州連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石

明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落隨處詢訪遇一

村樸老農則攜之與俱臥於榻中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爲論糧加耗之制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賚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擾非虛語也

宏治間命戶部劉大夏出理北餉或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後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領要公有餘積家有餘財

舊評曰忠宣之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實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濟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人臣果知納約自牖之理兼以實愛民則民情何時不可上聞九重何時不悉民隱耶

世宗嘉靖七年九月川陝湖廣山西荒諭都察院令內外官員條奏救荒良策及凡不便者

謹案 事不盡晰於典章言不盡在於卿貳故必令內外官員奏其良策蓋合天下

之廣兆民之衆平時經理常恐有未協民心不便民俗之事况於飢荒之歲尤須斟酌盡善康泰黎元况内外官員具有牧民之責然則有嘉謀嘉猷者可不亟爲入告以順承此德意也哉

命條陳總論曰舜之孝禹之功西伯之德皆臻人世之極皇皇猶恐士民不以善言告日中不暇食求賢以自輔後之致治者可弗廣開言路歟君臣一體理豈有殊周公之輔成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故致君澤民者亦無不以言路爲先也况逢凶歲饑饉頻仍衣食難充者衆民困不知救援無術何以稱佐君上燭幽隱子元元之意哉此漢文帝之止輦受言庶幾無愧唐太宗之立用馬周彷彿聖王其他如宋之二君明之嘉靖亦不愧凶年之修省于忠肅公之巡撫兩省一到卽求通言路上達民情惟以平糶爲先育嬰爲重上行之旣力下奉之必誠旣活飢寒之衆復全極樛之嬰仁哉忠肅救荒之政也周文襄大驚逋欠若不隨地與農民辨論烏得周知劉大夏出理邊疆使不日夕與父老圖謀可由得法且草茅之中屠狗之間未必無

人言可忽乎書云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子可不卑  
以自牧合天下之智以爲智哉

四先審戶以防冒恩

宋蘇次泰

李珏

鄭雍

余童

俞宗亨

董焯

袁燮

明林希元

鍾化民

陳霽岩

周孔教

陳龍正

宋 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冊一本用紙半幅令各自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僞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便委官查點又患請米者冗分定幾人爲一隊逐隊俱用旗引如卯時一刻引第一隊領米二刻引第二隊以致辰巳時皆用此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婦女悉得均糶矣◎又任澧陽司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檢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其法甚

簡要也

謹案 宋蘇君兩番賑濟前法固佳安鄉之滂令典押抹出或言在城之人焉知在鄉之事豈能無弊殊不知水滂乃人所共賭共聞偷出人不意親歷數鄉而驗之不但典押不敢妄抹卽鄉司鄉耆皆知自警矣非善法而何

李珏守毗陵時適遇民飢將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災傷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并薄有藝業而飢荒難於求趁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廢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全濟並給票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掛榜文十日一次委官散給民至於今稱之◎丁丁鄱陽旱暵又將義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所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民卻以此錢准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實惠且免偷竊拌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普

謹案 李公之守毗陵戶分四等別之最清其賑鄱陽先城後鄉以錢代米免插和

路費之苦循循有序處處至當如陳平之宰肉以之而治天下何不均之有

吳中大飢方議賑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左諫議大夫鄭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上悟追止之

謹案 搜檢戶口在官長則不可不嚴在天子萬不可過謹何也官長不嚴則冒濫者決多天子過謹則搜檢者必刻而况久羈時日乎諫議之言誠懷保赤子之道也天子悟而追止之君明而臣良矣人生矣

余童蘄州賑濟盡括戶口之數第爲三等孤獨不能自存者專賑濟下戶乏食者賑糶有田無力耕者賑貸闔境五邑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每場以一總首主出納十場以一官吏專司察

謹案 戶列三等賑各不同已得其要而且遠近置場多分給所各有所主令官察之弊不能生惠可遍及宜其見美於千秋

江東運判俞宗亨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罪

舊評曰是未明分場分隊用旗引之法不知徐甯孫蘇次參皆有成式儘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已上便慮冗雜此皆平日無紀律者况飢羸之軀易蹂踐乎

從政郎董熿曰勸災抄劄之時里正乞覓強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吏胥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而無告者未必得也賑成已是深冬官司之疑又令覆實使飢者自備裹糧數點集空手而歸困踣於風霜凜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凡縣令宜每鄉委請一上戶平時信義爲鄉里推服官員一人爲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爲監視每月送米麥點心錢分兩抄劄不許邀阻乞覓有則申縣斷治其發米賑濟亦如之若此庶乎其弊少革耳

謹案 董君此語在數百年之前而勸賑弊端歷歷如繪可見人情千古一轍惟在爲政者善於審戶發糧否則徒飽奸人之腹耳

袁燮爲江陰尉浙江大飢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徵發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

謹案 披覽輿圖瞭如指掌司牧者留心於閒暇之時則臨事自有定見若災荒旣告方事丹青如嗷嗷待哺者何與索我於枯魚之肆者殆不遠也

明 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愚欲分民爲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稍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次富使自檢其鄉之次貧稍貧而貸之種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於勸分之中者寓審戶之法何者蓋使極富次富之民出銀以貸諸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卽極貧不用耳目而民爲吾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爲吾盡心法之簡要仍莫有過於此者若流移之民則與鰥寡孤獨第皆謂之極貧可也

謹案 審戶不清奸人得之已可恨貧戶失之更可憐林公此法使鄉里自別上中

下三等而貸之其源清矣其流豈濁哉但極富者當貸幾戶次富者貸幾人不可不細加斟酌亦安富之一道也

御史鍾化民督理荒政有云垂亡之人旣因粥廠而得生矣稍自顧惜不就廠者散銀賜之令各府州縣正印官遍歷鄉村喚集里保公同查審胥棍作奸許人舉首得實者重賞如虛反坐給與印信小票上書極貧某人給銀五錢次貧某人給銀三錢鰥寡孤獨更加優恤分東南西北先期出示分給以免奔走守候敢有以宿逋奪去者以劫賊同論其銀又當不時掣封秤驗如有低潮短少視輕重處分

謹案 御史公審戶之意一在正印官遍歷鄉村二在公同查審三在許人首告兼而行之不可缺一必須上臺實有愛民之心有司方不敢怠至分東南西北先期出示者尤美政也

萬歷己巳陳霽岩知開州時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有司議岩倡議極貧民賑穀一石次貧民賑五斗務必令民共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入雖萬人無敢譁者公

自坐倉門外小棚下執筆點名視其容貌衣服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文再賑貧者書史稟公出示另報公曰不必第出前之點名冊查看暗記極貧者逕開其人喚領賑米鄉民咸以爲神蓋前領賑之時不暇粧點蓋得真態故也

謹案 有司皆如是之惠愛法紀精嚴何患貧民之不沾實惠要之真誠必能窮虛僞亦惟始終存心爲民時時檢點則民情洞鑒而措置無一事之不得其宜矣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救荒者凡以爲貧戶下戶也官司非不欲一一欲清審之奈寄之人則難公任之已則難遍昔人謂救荒無奇策正以貧戶之難審也所以然者亦不豫故耳合令被災之府州縣豫乘秋月以主賑官督在城保長以在城保長催在鄉保長以保長催甲長以甲長報花戶每甲分爲不貧次貧極貧三等除不貧外將次貧極貧各口數大小若干貼其門首壁上再令每保開一土紙手本送至賑濟官不許指稱造冊科斂貧民待鄉黨日久論定委官乘便覆查此卽宋時蘇次叅澧州賑濟之法但彼臨時爲之不若先時查審貧富明白民志定矣尤爲無弊

謹案 先時查審明白較臨期抄劄貧富迥不相同非親歷其境者不能知其妙也  
撫君之法不但著美一時且可傳於後世

陳龍正曰賑飢之法往往吏緣爲姦皆由戶之不能審也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  
報而給者又未必貧請就里中推一二十大姓任以賑事有司不時單車臨視稍立賞罰  
科條以勸戒之蓋大姓給散其利有九習知貧戶多寡不至漏冒一也給散近在里中  
得免奔走與留滯之苦二也披籍而得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三也以隣里之誼不  
至僞雜損耗四也貧戶數服大姓卽有缺漏易於自鳴五也大姓熟識近隣不至攫奪  
七也分縣官之勞八也更不能爲奸九也

一云黃懋中所言

謹案 凡論荒政事貴可行語貴通達勿支勿漏斯得之矣若此九種意周而語切  
非目覩飢年之弊竇叢興者不能有此妙論也譬如寶鏡當前絲毫悉燭纖塵無有  
不見者也此雖放賑之法而審戶已寓其中不審之審也可不熟此而爲濟世之策  
歟

先審戶總論曰時當歉歲不以生民爲重而恆以穀粟是惜者固非要道然用之而不得其法徒資奸詭莫救哀鴻在朝廷既有所費在窮民不得生全主其事者豈無溺職之罪耶况有冒支之弊必多不給之人有一姓而得數姓之糧者有幾人而不得一口之食者其害可勝道哉故惟天子不當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鄭雍所言可風千古若主賑之官烏可不預爲檢點此蘇次叅命取一家人口盡貼壁上陳霽岩自將點過窮民暗記冊中立法善而用意深尙何冒破之足慮李珏之人分四等余童之戶別三般居上者既能精其妙算在下者焉敢肆其侵欺袁變之圖未嘗不美但當預計於平時不能濟變於歉歲懋中所言委托大戶其利有九的確不易倉卒可行弊之無窮董煇言之最盡法之簡要希元思之最精鍾御史必令正印官親歷窮鄉公同檢視周巡撫又使府州縣預先抄劄不混稽查由此觀之良法已備於前矣善政何疎於後也乃知不稽舊典任意設施者不但不能比美先賢且恐踐兪通判之故轍矣惟保甲之法嚴而審戶自清審戶清而奸詭息然而尤當籌之於豫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人能得詩人之意致力於閑暇之時又何必徬徨於放賑之際哉

五借國帑以廣糴

春秋臧孫辰

唐開元詔

與元詔

宋吳遵路

王租

元張養浩

至元令

明康榮

成化准奏

林希元

周孔教

屠隆

春秋 莊公二十八年魯飢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於是以前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謹案 官之糴糶春秋時賢大夫已行之矣何以後之為臣者竟不恤民之困於高價糴於熟所糴於荒境哉分釐之惠及小民讚誦之聲盈道路易者不為難者可知雖曰愛民其誰我信

唐 元宗開元十二年八月詔曰蒲同等州自春偏旱慮至來歲貧下少糧宜令太原倉出十五萬石米付蒲州永豐倉出十五萬石米付同州減時價十錢糶與百姓

謹案 糶莫貴於早糶莫貴於時以八月而計來年計之得矣且以十五萬石賑糶

於一州每升減價十文非美政乎在唐時出糶之際其法不傳使不如張公詠守蜀平糶之法恐其利必盡歸富戶其害實在窮民深可歎耳何也窮民待哺之時雖多

所糶之米粟有限一則官不許其多糶二則彼亦無錢多糶奸人窺破其微賄囑官

吏串通斛手在水次日買數十石而去

此米未曾發入公所早已暗貨與人故此無從查考簿上仍填零賣之期

不踰月官米已

畢矣奈此地米價稍減之名忽又遍傳商販商販聞之懼虧本而不來官長察之歎

倉空而無繼米有不驟貴之理乎奸人於是賣其所糶之米不數旬而獲利無算豈

勿令人切齒是窮民之食賤米不過數旬窮民之食貴米必需幾月食賤米者十不

過二三食貴米者十必八九惠之者非卽所以害之耶故賑糶當兼行張公保甲之

法此法一行既無冒濫亦不失恩宋之去唐不遠烏知張公所行之法非卽蒲同等

州所行之法哉糴者尙其察之

德宗興元元年十月乙亥詔曰頃戎役繁興兩河尤劇農桑俱廢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道增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差官搬運於諸道減價出糴貴從權便以利於人宜卽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存問鄉閭有可以救歲凶災除人疾苦各與長吏商量奏聞

謹案 是時陸宣公言於上曰人君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詔內命官和糴不厭多方疾苦可除悉求具奏意真詞切感動軍民此車駕之所以得返長安耳忠良之言有益於人國也如是夫

宋 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惟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貨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糴使通州裁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

謹案 官米若不循環糶糶奸商乘其既盡而鬻之價愈高而民愈困矣以萬貫錢轉運至二十六次價焉有不平之理故遵路之勸富民者是救一時之災也仲淹之命付史館欲垂萬世之則也留心民瘼者尙其知所取法哉

孝宗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劃賑濟知州王桓劄子借會子五萬貫接續販糶米麥之類以賑糶得旨依江州旱傷益措置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又截留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作本收糶米斛

謹案 借錢糶糶官不傷而民有益最善而易行何皆遂巡不果如知州王君借會子錢五萬貫接續販糶朝廷益之以米又得數萬石作本收糶此州尙慮缺食乎事畢而本在民得不死非賢者之妙算而能之乎

元 文宗時以張養浩爲西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卽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遇飢者賑之死者痊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泰民大喜時米

價騰踊緡鈔壅不可得米養浩以倒換之艱乃檢庫中未燬緡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糴詣庫驗數以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爲奏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飢無少怠每一念至卽撫膺慟哭

謹案 人苦無實心愛民耳此天之所以不能格也若張公所行惟知有民不知有己何禱不誠何民不救視民如傷之念形之慟哭是所忠者君所愛者民不愧忠君愛民之君子矣

順帝至元三年十二月大都南城等處設米鋪二十每鋪日糶米五十石以濟貧民俟秋成乃罷◎六年二月增設京城米鋪從便賑糶

謹案 天之警惕於順帝亦云至矣茲獨於分設米鋪一節思以上格天意政雖疎略而愛養百姓之心固肫摯而不浮苟能震動恪恭上則敬畏昊天天下乃賑恤民隱則將推廣此心正己求賢養民致治豈遽至於危也

明 英宗正統六年巡撫浙江監察御史康榮奏杭州府地狹人稠浮食者多仰給蘇松諸府今彼地水旱相仍穀米不至杭州遂困又湖州府比因歲凶米亦甚貴竊計二府官廩有二十年之積恐年久紅腐請發二十五萬糶於民間令依時值償納則朝廷不費而民受其惠從之

謹案 積善在常人則不易在大臣又何難一念朝存萬民暮活如康公此奏窮人雖難免拮据之求飢者幸可無轉死之慮惟望仁人賑飢救困活此窮民德大福大自古不爽也

憲宗成化六年奏准將京通二倉糧米發糶五十萬石每石音耕米收銀六錢粟米五錢以減京城米價騰貴再將文武官員俸糧預支三個月

謹案 歲值饑饉仁智不可不兼用也仁以惠民智以慰衆今減價糶米仁也預支月俸智也數月之後麥熟稻登仍然大有烏可閉藏不發令民心之頓變哉

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愚欲借官帑銀錢令商賈分往各處糶買米穀歸本處發賣依原

價量增一分爲搬運脚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糶事完之日糶本還官官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於我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糶之法專爲濟貧若有商賈轉來販去所當禁革又當遍及鄉村不得專及城市則貧民方沾實惠

謹案 糶糶濟民能以林公之論爲法不特城市蒙其利澤而村落亦沾其實惠矣尙有溝壑之苦哉奈何世之救荒者皆不知林公之荒政叢言是必要之書也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次貧之民宜賑糶其法有三有坊郭之糶宜多擇諸城門相近寺院及寬敞民居儲穀於其中不限時日零細糶之糶米計升多不過一斗糶穀不過二斗如姦牙市虎有借債粧扮之弊出首者重賞其弊自革有鄉村之糶宜行保甲之法閒月而糶之每先一月出示將有災之鄉保限次月某日某保排定日月每隔一日一糶以防雨雪壅滯之患每甲大約許糶三石多則五石若通水去處當移舟就水次糶之糶價俱比時價減少愈少愈善富人強奪貧人之糶用張詠連坐之法一家犯

罪十家皆不許糴其糴本或借官銀或借官糧或勸富家事完各歸其本如係民家則加旌獎可也

謹案 賑糴之法分出二種一曰坊郭一曰鄉村何其周到也又曰循環行之必待稻熟而止方略精詳不遺遐邇真仁人也有心而不得其法實惠不能及民有法而不存此心蒼生何由得活中丞不但身體力行而且欲傳後世有不身爲濟世之名臣而子孫言積德之報哉

屠隆荒政考有云災傷之處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困廩有限議勸借又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法借帑銀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向豐熟去處循環糴積穀之家雖欲踊貴其價而官府平糴之糧日日在市勢亦不能如他處米亦不足則雜置豆粟藋藟麥蕎麻粉芝蔴之類皆足充飢但當嚴禁商牙來糴昔吳遵路知通州時能使災傷之處與蘇秀同其米價用此法也

謹案 屠君開口兩句就將荒政說完見得賑糴一事是救荒上策本不虧民不死

卽耿壽昌之遺意至說凡可以充飢而救死者一概可買尤見行權之大略

借國帑總論曰上不病官下不困民能救生民於萬死之中者莫如借國帑以先興販也自春秋以來卽有其事今觀唐宋元明代無不舉誠盛典也但借官錢而糴糶之多者無如王氏借民錢而興販之類者首推吳公二人所行爲法千古救荒者何可視爲泛泛也若元之張公不特取鈔命米商出糴救民一種忠君愛民之心勃不可遏形之痛哭流涕而不止真太古之仁人也後之君子或那常平米或借府庫錢或貸富豪錢加其月利以作糴本給與富商大賈或差幹吏能員先往豐熟去處循環糴我無濟人之重費而實有起死之良圖舉口之勞生人之命上智之事也又何惑焉易云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惟賑糴則所損者甚少而民之悅也誠無疆也

六理囚繫以釋含冤

漢子公

楊終

鄧太后

唐貞觀詔

顏真卿

宋太祖諭

歐陽觀

元仁宗諭

明王哲

吳縠

許襄毅

漢 昭帝時海州大旱三年人民離散莫知所從會新太守下車于公謂守曰非申孝婦之冤不可守詢之公曰郟城昔有竇氏少寡事姑極孝姑念孝婦侍奉勤苦欲其嫁婦不允姑遂自經蓋以己在妨其嫁也姑之女竟以殺母告太守接洽婦乃誣服某會力爭而勿聽咎非在是而何新守齋戒沐浴徒步往祭孝婦於塚視方畢而大雨如注至今有孝婦廟在

謹案 人有冤抑之事不明則鬱恨之氣不散遂結於太虛而災眚見淫雨亢旱蝗蝻兵火之類是也竇氏孝婦也蒙不孝之名身首不保非于公之力請於太守徒步

往祭舒孝婦之寃而能上回天意哉况以孀婦而遭此寃者多矣一見於齊之庶女  
再見於東漢之上虞三見於晉代之臨淄折獄者慎之

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校書郎楊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  
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因暴急惡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  
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外邦西開三十六國頻年  
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足以感動天地移變  
陰陽願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謹案 楊子山以至理論天意切實不差毫釐何也天不可測而理可必聖人云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安有天心異於民心者哉掠拷寃濫已足違和况閭閻  
愁苦一方鬱結此天地所以爲之感動也

安帝立鄧太后猶臨朝德政永平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實不殺人  
而被拷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

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謹案 不仁哉有司之嚴刑也不肯細心體訪但將五毒迫人囚不能堪何冤不受致令餘威猶在死不敢言若非太后英明此獄烏能得直今下屬問而上司錄防冤抑也然而出入難必誰敢再受一番荼毒故案一定而獄多冤理其枉而出之者是在欽恤慎刑之君子矣

唐 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去冬之間雪無盈尺今春之內雨不及時載想田疇恐乖豐稔農爲政本食乃人天百姓嗷然萬箱何冀昔頽城之婦隕霜之臣至誠所通感應天地今州縣獄訟常有冤滯者是以上天降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科簡刑獄以申枉屈務從寬宥以布朕懷庶使桑林自責不獨美於殷湯齊郡表墳豈自高於漢代

謹案 天地惟以好生爲心人主當以不殺爲德刑之所加何招不得有罪者歎自新之無路受枉者恨宿憤之難申怨觸上蒼遂成閉塞此詔一下何患甘霖之不沛

而嘉禾之不熟哉

開元中榆林衛等久旱非常顏真卿爲御史行部至五原時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其冤雨卽沛然而至郡人遂呼爲御史雨

謹案 獄之冤者不待決遣而後垂戾之氣慘成凶歲卽令沉埋獄底積怨未舒上逆天和久之不雨幸顏公行部細心辨其冤獄愁雲怨日忽變而爲暢霽和風此御史雨之所由來也

宋 太祖建隆二年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跋扈猶言強梁也扈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入水退小魚獨留大魚跋籬扈而出故曰跋扈也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

宋史斷曰禁暴止虐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聖君此心純乎愛民故勇決嚴毅之中卽寓正直蕩平之道太祖深知理獄之難視人命爲至重特詔令諸州慎重錄囚達部詳審然後信讞定而法網寬合之周禮委曲詳核之條仁慈忠厚之旨前後

無道矣

歐陽觀爲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其子修方三歲乳者抱立於旁觀曰術者謂我歲在戊不利使其言驗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

謹案 仁哉歐陽觀之存心何肫摯而深切也求生於死獄之內並非要名遺言以告後人并非樹德總爲一腔慈惠不欲因勢而阻尤不欲自我而止故及身則倍著哀矜錫類則教之忠厚仁哉司理宜文忠之爲名臣也乎

元 仁宗延祐四年春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飢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向詔有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謹案 百姓不能遂其生四境擾害由之起大業末年乾符初年可鑑也仁宗因民饑饉言非省刑罰薄賦斂則不能舒其困非思得其要而治得其道者哉

明 孝宗宏治十五年五月上命御史王哲巡撫江西時值大旱苗種不得入土哲深恤民隱卽親錄囚繫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餘皆減之次日卽雨遂成有秋民爲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謹案 古之盛吉執丹筆而泣者謂吾筆一下死生立判故也理刑官如此存心何至亢旱不雨王御史因苗不得入土親錄繫囚出其當原減其餘等卽成有秋乃知有失出無失入此二句者誠祈禱之靈符也

松江吳黼任撫州同知時久旱不雨臺使以黼廉直將鄰郡建昌富民吳萬八一案令迹其實蓋萬八以子殺父大獄久未決萬八至是仍以厚賂求寬免黼曰我荷國恩食天祿豈以賄賂壞公法耶遂覈論如律是夕忽大雨萬八已爲雷震矣一郡驚異以爲吳公之正直所感云

謹案 此又以不殺而致旱災者也萬八之獄斷無遲滯之理問官何得貪其厚賂而曲貸其辜苟非天遣嚴明暗與王章相合安見幽明一理法不可弛然則赦非善

政古且志之况於絕倫之大者乎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卽死其翁曰此必婦之故矣陳於官不勝筆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各境出獄囚遍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焉有自餉於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問時適當其夫死之際置魚作飯仍由舊路而行試狗蔬無不立死者遂出其罪卽日大雨如注

謹案 感孚之理捷如影響田婦餉夫而死實出無心問官不能細訪置之死地所謂嚴刑之下何所不招遂干天怒災異頓施非襄毅公上體天心察其冤抑安能沛甘澍於恆陽之歲哉

理囚繫總論曰獄中之苦人盡知之乎以將相而歎獄吏之尊則其毒加於囚也可知矣一人在獄闔戶悲啼吏卒苛求不已妻兒賣盡難供故血淚未乾於箠楚離魂又泣於夢中仁人君子可不以刑獄是恤哉若兩呼御史者不決之獄也亢旱三年者已死

之獄也畏吏不敢言苗不得入土者將死之獄也罪定天誅不殺之獄也不論已死未死有枉不直困於獄中天地未有不爲之震怒而見於災異者也楊終之論信不誣矣唐之太宗宋之太祖元之仁宗異代同心故得咸稱致治之主折獄者存心必若歐陽觀明察得如許襄毅方能無愧試問今之沉於獄底者果能求其生而勿得者歟哀哉吾恐半居洛陽令之所問也人自不察耳五毒痛如何枉不坐縲綫所繫何歲無冤易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云殺戮無辜上帝不蠲降咎於苗君子可勿於囚繫之內稍開一面以免降咎之困哉

七禁遏糴以除不義

秦百里奚

秦穆公

隋文帝

唐崔俊

後周廣順詔

宋吳及

蘇軾

蘇絨

淳熙詔

黃裳

明張居止

鍾化民

周 襄王甲戌五年冬晉飢使乞糴于秦百里奚言於秦伯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于晉

謹案 人生不幸遭遇飢年全賴有無相濟庶可生全此賢臣所以勸其君救隣惠

養黎民之要道也

襄王七年十一月晉飢秦伯饋之粟曰吾矜其民也

謹案 秦伯之輸粟一而再矜民之語藹若陽春并不生一點偏護之念是故被其

澤者懽欣交通遠邇愛戴後之為隣郡司牧者可不上法賢哲之仁術乎

隋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糴除名皇太子爲言賁有佐命功不可廢帝謂盧賁等功雖甚偉然皆挾詐擾政不可免也乃如律治之

謹案 沽名而不恤民者非良有司也欲以閉糴爲愛民殊不知隣邦均赤子也故孟子取五霸之禁遏糴千古公正之論莫大於此高祖之論盧賁略前勳而儆害民之吏誠快舉哉

唐 崔悛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相卹悛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使閉糴以重困隣民自是商貨流通

謹案 近人情之事皆胥吏貪汙者之所爲也凡下閉糴之令藉口爲本境之民起見未嘗稍有所私殊不知其所私者不在是也不過不能爲民身家畫萬全之策徒欲藏此粟於富家以說豪猾昂價損民之意豈知聖天子以天下爲家胞與爲懷凡在版圖莫不欲安養而生全之豈肯令此境阜安彼方饑餒乎揆情度理務在流通  
崔公真人也

後周 廣順間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飢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太祖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謹案 視太祖之待南唐非大度之主歟唐人以之供軍尙許人畜負之而去究何嘗因救民而得禍若後之府縣官必然閉糴以爲上爲其君下爲其民而不知其干天之怒矣人主當以好生爲德信哉

宋 仁宗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爭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秦飢晉閉之糴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飢則隣路爲之閉糴一郡飢則隣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宣布主恩今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間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

謹案 閉糴之令自古皆恨又自古有之其故何也其意他處之民徙死我境之粟

有餘豈無卓異賢能之賞殊不知此令一行劫掠流移由之而起吳公言之疊疊蓋深知民之受弊甚大斷不可以害民之政爲我邀功倖祿計也

蘇軾浙西災傷狀內有云臣聞熙甯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覲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事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使命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成繼之以疫所傷實多兩稅課利皆失其舊是大吏之不能仰承德意廣孚惠澤於下民也如之何其可乎

謹案 飢年處事沽名心萬不可起救荒政務須宜早爲裁酌沈起張覲立賞閉糴不過欲沽愛民之譽不知小民絕粒草木俱完藏米者愈高其價輿販者懼劫不來遂至於此非平日失於稽古臨事在於求名乎東坡疏中此段可爲閉糴者戒

紹興初蘇緘爲南城令歲凶里中藏粟者固閉以待價緘籍得其數先發常平穀定中價糴於民揭榜於道曰某家有粟幾何令民用官價糴有勒不出及出不如數者撻於

市以是民無艱食

謹案 民無糴所劫掠必興盜賊縱橫安危難保惟賴司牧有以處之然不將常平米盡行先糴何以塞富民之口蘇君爲政先已後人其誰我議

純熙八年勅早傷州縣全賴傍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米斛已降旨不得遏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尙有將客販米斛邀阻者仰逐司覺察按劾倘或容蔽仰御史臺彈奏◎九年兩降指揮諸路監司不許遏糴多出榜文曉諭如故違戾令總司覺察申奏

謹案 官之糴糶有限民之興販無窮彼射錙銖之利我活溝壑之民實云兩得如其閉糶此境雖安彼地不活無惻隱之心違忠恕之道彈劾覺察其可緩乎

咸純七年撫州飢黃裳奉命往彼救荒但期會富民者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八字揭於通衢米價遂平一云辛幼安所行

謹案 孰謂救荒無奇策以八字而定民心非奇策乎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明 萬歷九年淮鳳告災張居正疏云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

限飢民無窮惟是近隣協助市糴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所在往往閉糴災民既缺食於本土又絕望於他鄉是激之爲變也宜禁止糴遏之令講求平糴之法聽商民從宜糴買江南則糴於江淮山陝則糴於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於各布政司或於南京戶部權宜措處何南直隸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糴則各處皆可接濟

謹案 以通暢之筆寫仁政之端條分縷晰何等明白且令各巡撫互相關白接遞轉運糴本悉爲措置允稱相度汪洋不愧調和鼎鼐有鹽梅之責者不可不法之以救天下也

萬歷間御史鍾化民奉使河南賑飢先飛檄各省不許過糴及河南布政司撤防勦兵悉分置黃河口各運米所過爲米舶傳繹護送至境設官單記所到時刻稽遲罪及將領米到任其價之高下毋許抑勒是時米價五兩遠商慕重價無攘奪患浹辰米舟併延袤五十里價遂減石止八錢矣

表音茂長也亘於東西曰廣亘於南北曰袤

謹案 水旱不時天荒之也遏糴阻抑人荒之也天荒尙有挽回人荒豈無救治鍾公竭力救全頓蘇困米價十減五六可知有治人無治法本仁心以行仁政事未有不濟者也

禁遏糴總論曰僞矣哉有司之遏糴也彼不過欲借此以邀愛民之上賞耳若言真心爲民彼糴米之家雖婦人小字必知但賣其食之所餘斷無盡貨之理何必有司之媿媿禁約也總之圖治之術在誠實尤在權宜自周至明歷代典故悉中窾要晉惠公之失算未識愛民之方周太祖之大度包容異域盧賁沈起張靚等特小人之尤者耳設令見崔悛於湖南能無愧歎此宋朝之詔使劾之察之誠是也吳及之論蘇緘之黃裳之諭化民之檄同功一體得致治之原良法良模不可不知所以法之也且無曲防無遏糴五伯禁之聖賢取之吏竟背之耶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則凡在位之君子欲美其譽於畢生者可分疆界致噉噉待哺之民日望泛舟之役而弗得哉閉糴之令烏可勿除

八發積儲以救困窮

漢文帝

唐元宗

宋仁宗

元世祖

明成祖

孫璽

魏黃初間

憲宗

真德秀

胡長孺

周沈

鍾化民

漢文帝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御服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民

謹案 嘗聞文帝之詔有云患自怨起福緣德興則禍福之機久矣了了於胸中故

首定振窮養老之令每布蠲租免稅之恩當此早蝗相繼豈不知民飢患也救困德

也有不自損以濟蒼生哉此三代後之賢君首推文帝也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荒歲飢使尙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五年冀州復飢又

領使者開倉廩賑之◎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悉賑貸之

謹案 時當災荒民惟望治魏能愛民賑貸弗倦故能撫其衆而大其國百姓戴惠

四境安帖致治者所當於緊要機宜務爲斟酌也

唐 元宗開元二十九年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白  
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謹案 初陽透發大地回春一詔下頒九州開泰豈非明皇此日之制乎洞悉敷  
待哺之苦免其懸懸望眼之穿故其時沐恩澤者歌咏遐陬四海清安兆人康樂誰  
謂斯民也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

憲宗元和九年二月丁未制曰善爲國者務蓄於人百姓未康君孰與足去歲旬服氣  
序愆和夏屬驕陽秋多苦雨二農爽候五稼不滋產於地者旣微出於力者宜困百姓  
所欠歷年稅斛等項並宜赦免仍以常年義倉斛斗三十萬石委京兆條疏賑濟如不  
足卽宜以元和七年諸縣所貯折糴斛斗添給應錄賑給百姓等委京兆官差擇清幹  
官於每縣界逐處給付使無所弊各得自資將我詔意戒之以擾授之以仁宣示朕懷  
咸使知悉

謹案 地無所產粟何從生民若遭荒催徵何益憲宗悉爲蠲免誠賢主矣且以三十萬石而賑飢民不足又令添之以折糴之斛斗媿媿不已民命爲懷何其仁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憲宗之謂矣

宋 仁宗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糴以濟民◎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曰天下常平米依原糴價出糴以濟飢民毋得收餘利以希  
恩賞

謹案 民逢饑饉之災確似人遭水火之厄救之稍遲不成灰燼卽陷狂瀾豈不痛心然救之不力終於一死與不救何殊今乾興間以常平米分作十四場減價出糴以濟平民皇祐間又以天下常平倉米依原價出糴以濟貧民博施濟衆可風千載小民不有再生之樂歟

甯宗時真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勵僚友以正心修身勉士行遇水旱災傷貧困無依之民極力救恤復立惠民倉積穀至五萬石至凶荒時照原價出糴又積設九萬五

千石分十二縣置社以倉徧及鄉落立慈惠倉養老倉孤幼無依自十五以下年老無養自六十歲以上皆有賑給

謹案 自古理學儒臣莫不本子惠蒼生之念爲君父錫福於四方蓋其溫厚性成廉能陶鎔於典籍經權措置各得其宜試觀此數法實可與文公之社倉共垂不朽有守土之責者苟能倣而行之是甘棠慈蔭可以傳後世而潤斯民矣

元 世祖至元五年益都路飢以米三十一萬八千石賑之◎十年諸路出輔霖雨害稼賑米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石◎十三年東平濟南諸路水旱賑飢用米二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萬七千七百十二石鈔四千二百八十二錠◎二十二年十一月合刺禾州民飢戶給牛二頭種二石更給鈔一十一萬六千四百錠糶米六萬四百石爲四月糧賑之

謹案 天有降災之時民無愁苦之歲此際之轉移而造福者惟隨時蠲賑惠愛萬民之聖君賢相耳祭藏之金粟斷無窮時閭里之身家亟宜撫恤世祖賑飢不異九

天雨露隨地頻施一無所吝民生矣歲何凶焉

武宗時民飢者四十六萬戶卽詔每戶月給米六斗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歛富民錢一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海甯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旣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此脫歡察怒而不敢問

謹案 飢民之得賑濟猶田苗之得時雨點滴不到根芟失鮮業已雲興澤沛則時刻不可需遲何況雲霓之轉易乎廉吏識破貪夫之意發其積聚補散民間爲蒼生救飢實則爲脫歡消愆仁智兼盡一舉而兩得之矣

明 成祖永樂九年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飢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飢文帝不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未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勿固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飢卽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謹案 開皇間倉廩皆足不肯賑給使民流移後且恃其富足而糜費焉成祖深明

其故而易其轍誠明達之主哉

正統間周忱巡撫江南適江北大飢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忱計至來春麥熟曰此須十萬卽以與焉蓋忱所積餘米不但贍江南又可兼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勾通官吏侵漁國帑召忱還忱言臣之百凡修治興作見爲妄費亦由宣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費者餘米也不敢擅動正賦事遂不問致仕而歸戶部因言忱所積米無可稽驗請綜括爲公賦由是徵需雜出逋負依然吳後大飢民多餓孍無不望周公之再生矣

謹案 賢臣妙策忽轉而爲奸吏彈射之端戶部因之作公賦設使再遇飢年於何利賴戶部之歸積粟於朝廷不過邀榮於一己豈知國體之正大其生財之道固自有在夫豈若是之瑣瑣也哉

武宗正德四年孫璽知興化縣事多奇政時大水傷稼上司不允題荒璽卽自爲奏請詔減田租之半又賑飢民萬餘人後以兵備巡歷雲貴直聲大振

謹案 今之爲縣令者見上臺不題而敢自奏乎孫公不以逆鱗爲恐豈顧其他雖然使非天子之惠愛何以成耶官之救援宜並德之

神宗萬歷二十二年御史鍾化河南賑荒垂危之人賑粥有顧惜體面者散銀賑之着州縣正印官下鄉親放移官就民毋勞民就官分東西南北四鄉先示散期以免奔走伺候貧民領得錢穀或里長豪惡要抵宿負者以劫論出首有賞其銀正印官監視戡鑿遂封加印立册期日分給差廉能官不時掣封秤驗躬巡所至延見各色人等不嫌村陋

謹案 飢無不救國無不安河南甲午之荒甚難措手而鍾公獨力撐持弗辭辛苦賑濟斯民不生不已不特自忘其官併遇遭飢之困觀其政蹟直欲令人感人心脾矣良臣善政真足垂光簡編

發積儲總論曰倉廩實而國富饒致治之本圖也然而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則財與用俱有可知百姓之身家國之倉廩所由出始而年歲豐登民則爲上實倉儲

偶然旱潦告災君卽爲民謀保聚蓋君猶心而民猶體體安心始泰民飢其可勿救乎積儲其可勿發乎君臣識鑒之明睿者未有不以賑濟爲急者也自漢文以至元明賑濟之法救困之言略備於前致治者可勿以是爲法哉夫水旱蝗蝻迫人溝壑救人適以自安無二視也何則未有百姓困阨於下而君臣能相安於上者也天災之流行偶爾一人之救濟萬全否則成湯何以將六事而自責孔子何以舉自貶以對景公救飢之道權自上操設調災傷之地誠能大發積儲以救窮黎則一方安樂薄海內外愈皆安樂矣能散財者世躋昇平夫豈謬哉

九不抑價以招商運

齊管子

唐盧坦

范仲淹

范純仁

董道

蔡懋德

漢宣帝詔

宋趙抃

包拯

孟庚章誼

明周孔教

龐承龍

齊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矣

謹案 旨哉管子之言也民之趨利確如水之趨下稍拂其性其誰我向穀粟者活

命之源也使恤民之財而不恤民之命財帛其可飽乎危亡其可免乎則釜百釜千

之論非明決者不能道也

漢宣帝本始四年春正月詔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

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桑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

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

謹案 宣帝令丞相以下皆上書入穀以貸貧民則官無避事之弊矣載穀入關者不論舟車皆無用傳則免徵商之困矣豈尙有抑價之令哉

唐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不復來民益困矣旣而米商輻輳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宋 董熠曰不抑價則商賈來此不易之論昧者反之其意正欲沽譽不知市無告糴之所適以召變無起釁也坦有定見真可嘉也

宋 神宗熙甯中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榜道路禁人增米價人多餓死抃獨榜通衢令有米者任昂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而民無餓者 謹案 抑價之令一行商賈固裹足不前閭戶亦皆無米吏知之乎閭戶恐人賤糴略留少許以應多人餘皆重價而暗售他方故無米者室如懸磬有錢者亦欲呼庚於是一夫不靖千人應之趙公之論高出千古

范公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飢穀價方踴每斗一百二十文范公增至一百八十文衆不

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爭先惟恐其後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謹案 范公仁智兼全行之固極其善後世法令不可造次須要揆時度勢假如杭州米貴增價之榜文必須豫先差人於產米地方張掛約其已到之後我處方增其價不然彼處米商未知而我先增其價貧民何堪久食貴米但增價告示切不可令一人知之恐俱待增價而後賣則民愈苦矣

包拯知廬州不限米價商賈聞之日集其境不數日而米價大平

謹案 龍圖公之明決雖婦人小子無不知之若使米價可抑公抑之矣公知物多必賤少則貴愈抑愈少愈貴龍圖公之所不抑也而他人可抑之哉

范純仁爲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米許爲主糶明春客米果至多於平日邑人遂賴以不飢

謹案 境內荒矣客米不來此際而方爲之備何若先事而爲之圖范公預於冬間

多方勸誘交春果至高價既無民情可慰非得預備不虞之策耶

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參政孟庾戶部尙書章誼不抑價惟大出陳廩每升止糶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耳民賴以濟

謹案 米貴時民雖賣妻鬻女總救不得數旬之苦何也米貴則人賤所得無幾耳  
二公大出陳廩減價救民秋成仍可賤糶非仁智兩全之道歟故慮米貴者出天庾而賤糶一也借國帑以興販二也王侯貴戚大小臣工軍民人等有米照時價出糶視其多寡遞有恩獎三也責重有司廣貸牛種課民春耕因其勤惰定以黜陟四也  
朝廷重農抑末優恤窮甿五也得此五法水利是務專官督理何米貴之足憂哉

從政郎董涓曰比年爲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踊而此間之價低則誰肯興販商賈不至則境內乏食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飢民手持其錢終日無告糶之所有不肯甘心就死者必不能安靜人情易於煽搖此莫大之患也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輳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米

出糴其價自賤

謹案 凡論荒政言宜通暢事貴預知董君所論彰隱情於未發息禍患於無形非達人之言歟爲政者果能頻頻屬目細想人情自無抑價之令閉糴之條矣如之何忽之也

明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穀少則貴勢也有司往往抑之米產他境歟客販必不來矣米產吾境歟上戶必然閉糴矣上戶非真閉糴也遠商一至牙儉爲之指引則陰糴與之以故遠商可糴而土民缺食是抑價者欲利吾民反害吾民也

謹案 抑價之令一出高賈不來囤戶不賣卽賣如撫君所云專賣與出重價之遠商而去四境之米於是而絕無論小民無錢在手卽有錢何從得糴非死亡卽劫掠緣斯而起撫君燭及隱微非一省之福乎

杭州司李蔡懋德通商濟荒條議杭城生齒仰給外米蒙憲行廣糴通商已無遺策而聚米之道不厭多方近聞鄰境閉糴米價翔涌商販紛紛有各處阻難之懇職思官府

之儲散有限民間之自運無窮而民間之自運猶有限遠商之樂販更無窮但能使遠地經商望武陵爲利藪聞風爭赴米貨迸湊杭郡百萬生齒之事濟矣招來之法釐爲

八則 八則載後摘要  
備觀條內

謹案 商不通民不救價不抑客始來此定理也司李善於擘畫釐爲八則精詳周到蓋以經濟爲心視疎忽者遠矣

杭州龐承寵給批糴米議杭城周遭百里食齒繁聚地又山多田少桑柘多而禾稼少故民間食米皆仰給於外省所從來久矣今夏徂秋雲漢爲災民虞桂玉所藉商販雲集庶幾拯此子遺無奈鄰省下遏糴之令扼人又播標掠之虐使不爲之計商人將裹足不敢出途而杭民有立槁耳給照流通無待再計仍請嚴檄嘉湖二府飭各巡兵不得搶掠嚇詐米船生事者以三尺繩之庶商販通行而杭民猶有更生之望也

謹案 興販五穀雖云射利之徒譬猶救民之使不可與他販等何也杭州素不產米遠商不至朝啼絕粒暮喪溝渠害可言哉給批令糴無許阻撓通商之要法也

不抑價總論曰諸君子咸以不抑米價爲高又以稍增米價爲善商自通而民可救此固不易之理矣古人立法固有成算後世做行貴乎隨時非訪之於父老卽宜詢之於紳衿然終不若做行村僻得實之爲當也遇飢年果能知境內之粟共有若干石而榜示於通衢必使闔郡人知之令有米者但許隨時價出糶不許閉糶屯積此亦救民之要法不可不知也小民旣知有米可糶心已安矣誰復爭求客商知價不抑舟已集矣豈又他之此不抑之抑也惟杭城之棧米最爲可恨富商略不遂意棧而不賣圖厚利耳豈願窮民牙人利口欺官阿富翁耳誰憐餓孍彼果爲人何不速買速賣循環糶糶悉屯積而不賣哉此非閉糶而何君子知之自管子以及宋明政之美者已列於右若能做行何患乎飢民之不救也與其爲民惜錢不若爲民惜命如宋時濮州侯日成嫌米價日增題請令人留一年之糧餘皆依祥符八年之數而出糶天子慮其擾民勿許非洞悉人情之聖主耶書云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故米價責任其低昂不可稍爲之戡抑欲利吾民而反害吾民也

十開粥廠以活垂危

齊黔敖

衛公叔文子

漢陸績

隋房暹遠

唐郭禹

宋程頤

陳堯佐

元余闕

明席書

畢懋康

耿橘

鍾化民

齊 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買然來黔敖左奉食

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

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謹案 禮貌之於人大矣哉士君子當死亡之際略不自貶以偷生曾子論之素矣

故鍾御史河南賑粥賑銀獨加厚於寒士不與庸衆同之蓋以揚目而視之者未必

不謝之而願死也

衛 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諡君曰昔者衛國兇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

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法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謹案 人當饑饉之時得惠一餐一粥卽延一日之命此後得遇生機皆此一餐之力矣故爲力少而致功大以此定諡也宜矣凡當兇歲人可不以文子之惠爲惠哉漢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餽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輒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

謹案 粥雖數碗能活飢人豈可小視公皆悉數無遺其不苟於處事也明矣太守之用人戶曹之謹慎不可爲賑粥之盛典歟

隋房景遠爲齊州主簿多惠政景遠平生重然諾好施與歲侵設粥通衢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路經齊兗遇劫賊將殺之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彼粥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郁衣物且蒙活者

二十餘人

謹案 善之感人如風之偃草未有不從之而披靡者也故雖盜賊不昧其良賑救其可緩乎主簿賑粥得救其親設令景遠自遇化盜爲良豈其所難可見粥之活人感恩者切食祿者何不稍分肥甘之萬一以延枵腹之殘喘哉

唐 僖宗文德元年四月以郭禹爲荆南留後初禹勵精爲治撫集彫殘賑饘粥給孤貧通商務農時藩鎮莫以養民爲事猶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謹案 人生天地間惠在一時名垂萬世始可告無忝於生平北韓南郭近之矣若專以功名爲重生則顯榮死則泯焉不亦大可慨哉

宋 程頤有云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地宿戒使辰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粥則不死矣其力能自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

謹案 昔陳龍正謂伊川之論雖佳但日只一餐不足以救其死耳曾則以爲莫若俟其食畢每人或給米二三合或給糕餅數枚以代下次之餐彼既不專守候於此又可往他處營生一朝而獲數日之糧未可知也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謹案 米珠薪桂人皆自顧不暇何處懇求官長若不救全老弱死而壯者盜必然之勢陳公身先率民廣開粥廠一州之中到處盡沾實惠非善於鼓衆之君子哉

元 順帝至正十二年五月起復余闕爲淮東宣慰副使守安慶到官十日寇至郤之集將吏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寨選精甲外捍而田其中明年春夏大飢人相食捐俸爲粥以食之請之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

謹案 忠於君者必能愛民如余公到官十日捐俸煮粥請鈔賑民力行善政惟不及後果盡忠於國若置飢民於勿問但以功名爲重是屯其膏而不能布上之恩澤

矣所以有聖主必賴有賢臣上下交而志同夫非蒼生之幸歟

明嘉靖十七年席書疏云臣竊見南京地方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甚或餓死於道廷議賑恤但飢民甚多錢糧絕少惟作粥一法不須防姦不須審戶至簡要可以救人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有行之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方飢民聞風輒集主者勢力難及來者壅積無算遂謂作粥不宜輕舉不知辰舉而民卽受惠三四舉而卽可安輯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扶顛起斃極溺救焚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此臣一得之愚也

謹案 是時饑孳甚多比戶離徙奸民雜出公謂民命在於旦夕若必待編審事定民何以堪令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現錢市米爲粥賑之兩月惟食以粥則所賑皆貧民奸猾漸散迺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兩議定閒月兼給其妙在先令州縣十里爲一局俟賑粥兩月然後議給銀米所以人沾實惠而豪強不得爲姦也

陝西巡按畢懋廉賑粥其議有云嘗聞救荒非救飢民乃救死民也其法無如糶粥善

相應先儘各州縣見在倉糧盡數動支又動本院贖銀收買米豆雜糧煮粥賑濟然所謂救荒無奇策者患在任之不真任之不力耳若有真心自有良法又何不可爲何災不可弭也向得張司農救荒十二議試有明驗爲此仰司即將救荒議十二款發刻令各府印刷分給各州縣逐款實行

十二款載後賑粥須知內

謹案 若有真心自有良法非實心愛民者不能道此二句亦不能知此二句之妙畢公深於愛民令州縣盡開粥廠且令將救荒十二議處處發刻印刷施行其心不但欲救一省之荒併欲救各省之荒更可以救各省千百年後之荒矣生機至今猶在時與春氣融和於宇宙間也

萬歷時知常熟縣耿橘有云荒年煮粥全在官司處置有法就村落散設粥廠若盡棄之城郭少壯棄家就食老弱道路難堪一不便也竟日伺候二餐遇夜投宿無地二不便也穢雜易染疾疫給散難免擠踏三不便也非有司親嘗嚴禁人衆慮粥缺少增添生水往往致疾惟就各處村落屬慕義者主之畫地分煮之爲當也

謹案 耿君三說言言中覈事事俱真非目覩而傷心者焉能有此故於不得已之中想出必不可易之法莫如各處村落各令義士主之留法人間惠愛至今不息吁嗟乎耿公安得天下有司盡如公也

御史鍾化民河南賑飢令各府州縣官遍歷鄉村察舉善良以司粥廠就便多立廠所每廠收養飢民二百不拘土著流移分別老幼婦女片紙註明某廠就食以油紙護繫於臂彙立一冊聽正印官不時查點使不得東西冒應期至麥熟而止所到必行拾遺之法遍歷州縣村墟粥廠以故地方官望風感動竭力賑濟而民賴以生

謹案 諺云飢時一口勝如一斗死在須臾即能行走粥廠之妙言難盡述鍾公令州縣鄉村就便多立廠所在在救全而且遍歷周觀有司敢不竭力以生之乎一點仁慈貫徹各廠如陽和之布大地無有不在其化育之中者也

開粥廠總論曰飢年賑粥可以粥視之乎純陽丹藥岐伯仙方不是過也何也得之則生勿得則死故耳於黔敖之事可見矣但粥廠之事務雖多其要惟五耳一貴多廠耿

橘之論是也二貴得人陸續之事是也三貴巡察鍾化民之所行是也四貴稿賞舉懋康之所頒是也五貴得法席侍郎之所奏是也以此五法得余忠烈之捐俸陳堯佐之先民何患乎粥廠之不盡善盡美也乃知無遠涉之苦門外之嗟者廠多故也無廢弛之事冒破之求者得人故也不事虛名立平賑竈者巡察故也人人竭力不忍相欺者稿賞故也實惠均沾不填溝壑者得法故也苟能若是不特遠邁於房主簿且可與公叔文子及北韓南郭並傳不朽矣禮記云使民有父之尊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則凡父母斯民者一粥之賑其可緩乎

554.8 434 9840(1-2)  
 陸曾 萬濟 錄借期 還期  
 曆數 康借 者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

書 號 554.8 434  
 登錄號 9840

